

大地嘆息

美國威爾特原著
黃嘉音譯



上海西風社發行



冊數:

1

20

美國威爾特原著

黃嘉音譯

西風叢書
第三種

大地的嘆息

上海西風社發行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
 初版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再版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
 三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四版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THORNTON WILDER:
 "THE WOMAN OF 'ANDROS'"
 TRANSLATED BY HUANG CHIA YIN

大地的嘆息

原 著 者
 美 國 威 爾 特

翻 譯 者
 黃 嘉 音

發 行 人
 黃 嘉 音

發 行 所
 西 風 社

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 三九五七八

譯者的話

『大地的嘆息』是我所深愛的一部小說。四年前，當我還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在暑假期間，我看到了這本書，當時曾經被它所深深地感動。過後我再看了兩遍，便在那一年的假期中給譯出了。

當時曾經想要把它發表出來，可是始終沒有機會。今年在病中百無聊賴的時候，偶然檢出了譯稿，再看了兩遍，還是很喜歡它，於是便在西風副刊中給連載發表了。

對於這本書，我特別喜歡克萊茜絲的思想與人生哲學。在她看來，『人類的天性再也沒有許多可驚異的地方了。』她以爲『在各種天才之中，善良是最難得的。』她不但主張一個人要英勇地生，也要『英勇地死』。她『不相信我們所遭遇的事情是重要的』，她以爲最重要的還是『內心的生命』。她說『我們應該自

已做些事，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能力，使我們自己渡過一生。』她還叫我們『要做自己，做個真真的自己。』末了，她說：『我遭遇世界上最不幸的事，然而我稱讚世界以及一切生物。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是一個愛一切的人，一個接受諸神所賜的光明與黑暗的一切的人。』她勸我們也要這樣做。

對於翻譯，我始終以為在兩種文字語意能夠相同的時候，便應該忠實地把它照譯出來，遇到兩種文字習慣不同的時候，那祇好憑譯者的技巧去意譯了。至於甚麼地方應該怎樣譯法，那就得由譯者的天良去判斷。

我翻譯這一部書，也是根據這個原則下手的。其中有一兩句譯出不如不譯的，我便大胆地給刪去了。譯文曾經修改了好幾遍，也請兩位朋友看過，可是還是有許多覺得不能滿意的地方，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熱切地歡迎讀這本書的朋友，對於任何方面予以指正。

黃 嘉 音 廿八年九月廿三日

大地的嘆息及其作者

周作人先生在看雲集的娼女禮讚中有過以下的一段話：

『哈爾波倫（Heilborn）是德國的醫學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位置之發達。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因了她們的精鍊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態，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佔有極大的勢力。』哈爾波倫道：

『「這樣，歐洲婦女的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

本書便是以這現代西洋哲學美術文化發祥地的古希臘為背景，所說的是在希臘藝妓制度與種族歧視偏見下的一個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一個三角戀愛故事。可是所難得的是這戀愛故事既不庸俗，更不落常套。男主角是一位有思想有認識的天才青年。正與現代青年一樣，他時常沉陷於思考人生問題的苦悶中；他對於人生的理解，不是普通一般享樂主義的纨绔子弟所能望其項背的。兩位女主角是一對異邦的姊妹花，她們在希臘沒有公民的地位，沒有公民的權利，她們是無情社會的棄兒，被輕蔑，被鄙視；可是她們是自由的。她們有天生的美質，秀麗的容態，為一班希臘青年所讚賞崇拜，為每個希臘主婦與少女所稱羨妒忌。妹妹是一位天真未鑿的熱情女子，姊姊是一位超特不羣，存心為流離失所的悲苦人羣造福的藝妓，就是所謂『安多士的女人』。

這故事是根據古代希臘名喜劇家托蘭士（Terence）的處女作『安特利亞』（*Andria*）改成的。原來劇本的情節，祇是說在流離失所的悲劇中，產生了一個巧合的戀愛故事，最後誤會冰釋，得以團圓。這種公式化的故事，在我們看來，覺得沒有多大意義，因為這種情節未免有做作之嫌，而且在古代希臘那種種族成見極深，女子毫無社會地位，婚姻完全由家長包辦的不合理社會制度之下，會發生這樣的喜劇，那實在有點牽強，有點講不過去了。

威爾特這本小說的前部，完全以托蘭士的喜劇為根據，故事中的人物也沒有多大改變。他祇擷取這喜劇的精華，參詳古代希臘的民間習俗，把它改成一個合乎理想與人情的偉大悲劇。托蘭士的安特利亞與威爾特的大地的嘆息很有幾點不同的地方，我們不妨在這裏提出來說一說：在托蘭士的喜劇中，格莉茜蘭與斐南明娜同為雅典人克林美斯的女兒，她在與凡尼亞叔父同往小亞細亞的途中，船為風浪所破，凡尼亞叔父因此喪生；格莉茜蘭被某安多士人拾為養女，與女兒克

萊茜絲一同長大，儼如姊妹。後來這安多士人死了，這一對患難的姊妹花便一起到雅典來，在那兒西摩的兒子彭比拉斯與格莉茜蘭發生熱烈的戀愛。可是彭比拉斯早由父親作主，將與克林美斯的女兒斐南明娜結婚，因此青年戀愛的熱情與社會的傳統勢力，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克林美斯向西摩抗議其兒子的行為，預備解除兩家的婚約。後來有一位曉得內幕的表兄從安多士來，把這秘密揭開了，克林美斯才曉得原來格莉茜蘭便是自己失蹤已久的長女，便毫無異議，讓彭比拉斯與她結婚，於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威爾特不但把格莉茜蘭認作克萊茜絲的真妹妹，而且把故事的發生地點從大城雅典搬到小島勃黎諾斯去了。最後雖然也有彭比拉斯與格莉茜蘭終成眷屬的把戲，但是緊跟下去便是死別的大悲劇。這正表現了人生的幻滅，人事的無常，襯托出永訣的悲哀，形成了一個極有力量的人生悲喜劇的對照。

威爾特的文筆流利清新，情感豐富，故事的結構又緊密動人，富有詩趣，全

篇讀來儼如一首長篇的散文詩。本書在美國出版時，曾經得到讀者的熱烈擁護與歡迎。

作者以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七日生於美國威士康生的馬的遜地方。父親亞摩士派克，爲名新聞學家，母名伊莎伯拉。其父於一九〇六年被任爲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復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改任爲美國駐滬總領事。所以作者的初期教育，有一部份是在中國烟台等地得到的。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爲奧伯林大學學生。一九二〇年得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到羅馬進美國研究院。後爲美國紐傑西魯蘭斯維爾學校教員及校長。一九二七年斷橋(*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出版，得該年普理哲文學獎金，於是文名大盛，一躍而躋於國際文學作家羣中。一九三〇年大地的嘆息出版。一九三〇年後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現有兄弟姊妹五人，行二。每年於講授之餘，以六個月從事於著作生涯。茲將其作品書目及出版年表列下，以作參考：

一九二五年

卡巴拉 (Cabala)

一九二六年

號角將鳴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四幕劇)

一九二七年

斷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得普理哲文學獎金，已有中譯

本，曾虛白譯，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二八年

戲水的天使 (The Angel that Troubles The Water) (爲一種富有散

文詩意味之戲劇對話，係劇壇上的一種新嘗試。)

一九三〇年

大地的嘆息即安多士的女人 (The Woman of Andros)

一九三一年

悠長的聖誕晚宴及其他 (The Long Christmas Dinner And Other

Plays) (獨幕劇集)

一九三三年

愛及愛情療治法 (Love And How To Cure It) (法語表演訓練術)

一九三三年

小說教育文集 (Omnibus Education of Novels)

一九三三年

劉克里斯 (Lucrece) (譯自 Ander Obey 原著之 "Le Violede Intreec")

一九三四年

天堂是我目的地 (Heaven's My Destination)

前言

這篇小說原名安多士的女人（“*The Woman of Andros*”），前部是根據托蘭士（*Torrence*）的喜劇安特利亞作成的，托蘭士的喜劇是根據美南特（*Menander*）所著的兩齣希臘戲劇而作，該兩劇本現已失傳。

大地的嘆息目次

譯者的話	(一)
大地的嘆息及其作者	(Ⅲ)
前言	(Ⅸ)
大地的嘆息	(一)
附錄	(一〇五)

地球一邊轉動一邊嘆息着；夜的陰影漸漸沿地中海爬去，亞洲被遺棄在黑暗中了。那有一天將被稱爲直布羅陀的大岩石，保持長時間紅色和橙黃色的曙光，同時對岸亞特拉斯羣山的明亮面，顯出深藍的山谷。那不勒斯灣四週的洞穴，轉入更黯淡的陰影中，從黑暗中發出鏗鏘澎湃的聲浪。希臘的勝利和埃及的智慧，都早已消逝了，可是夜晚的來臨，似乎叫它們恢復那已失的榮譽，那不久便要被稱爲『聖』的土地，在黑暗中準備其偉大的使命。海是大得夠包容各種氣候的：暴風雨襲擊着西西利及其火山的週圍，可是尼羅河口的水，却波平如鏡。一陣輕微的和風，吹縐了愛琴海水，希臘的各小島，在那黃昏時候，感到一番清新的涼意。

那最快樂的無名小島勃黎諾斯，歡迎這一陣微風。黃昏是悠長的。波濤活躍地拍擊着這小港的海岸，它的聲浪有一會兒是被女人的閒談聲，被男孩的呼喊聲，被小羊的啼叫聲所掩沒了。當頭幾盞燈光出現時，女人們便休息了；空氣中

一充滿着關閉店門的聲響，男孩們的聲音便消滅了；最後，祇有在酒店中以象牙算具賭博的男人們的嘈雜聲，和海中發出的聲浪混和着。一陣雜亂的星光，照着佈滿山坡的一排排小屋，也照着當街道用的曲折的石級，預示月亮就要上昇。

這些酒店開設在水邊草率鋪成的方場上，其中一家，有五六個島上的父老坐着賭博。到月亮上昇時，其餘的人都散了，祇有西摩和克林美斯還逗留在那裏。西摩是兩片棧房的主人；他是一個商人，有三隻船不斷地在各島間往來着。他們已經賭完了；算具放在他們中間的桌子上，他們想到回家所要走的長路，穿過那幽靈似的橄欖林，他們長嘆了。西摩覺得比平日更疲乏：因為中庸之道告訴我們說，每天運用腦子超過三小時，去思慮貨物和賬目的事，一定要感覺疲乏的，可是他那天却花了五小時去辯論和做買賣。

『西摩，』克林美斯突然鼓足勇氣，把一件長期延擱的不快的事提起來說，『你的兒子現在已經二十五歲了——』

西摩呻嘆着，因為他看見他向來所規避的問題又提出來了。

『已經四年了，』克林美斯接下去說，『從你頭一次說青年不應該被他的老頭兒強迫結婚的時候算起。實在的，從來沒有人要強迫彭比拉斯。可是他在等甚麼呢？他在棧房裏幫你做事；他在競技場中運動；他在那安多士人的家裏聚餐。你要他過多少年這種生活，才會和我同意，也以為他最好和我的女兒結婚呢？』

『克林美斯，得讓他自願來找我，我不願頭一個去對這孩子提起這件事。』

『頭一個！不是頭一個提起的，西摩。我們兩家已經默認多年了，他要和斐南明娜結婚。這件事是時常在提起的。青年們一天到晚都拿這件事跟他開玩笑。他完全明瞭我的女兒已經準備嫁給他了。那全然是因為他的貪懶。全然是因為他不情願負起做丈夫，做父親，以及做島上最前進的青年家長的責任的緣故。』

『他是一個懂事的青年。我不去強迫他。』

『那麼就決定了吧，他不想和我的女兒結婚。那是一種侮辱，她等了這許多

年，等他決定，她母親也早就在催我解決這一樁事了。也許我不該說出來，不過你們，你們兩個，由躊躇而延誤好事了。斐南明娜等來是這些島上最健美的女子。她也善於料理家務。我們兩家的聯婚有種種的好處，西摩，用不着我來說給你聽。不過你兒子這樣耽誤佳期，我想他明明是要等別個女子去看中他。既然如此！從今晚起，我的妻子要去另外物色別個青年了。」

『克林美斯，克林美斯，他還祇二十五歲啦。讓他再玩一會兒，他們何必這樣早做丈夫與父親呢？他既好，又快樂。你的女兒也是這樣。讓他們自由一會兒吧。』

『孫兒！——那是我所想要看的。兩代之間不應當相離太遠。因為那對於風俗習慣是會有惡影響的。』

『催促他們趕快結婚會比延緩他們的婚事鑄成更大錯誤的。』

『唔，』克林美斯接着說，『我爲甚麼希望這門婚事早點解決呢？還有一個

原因。原因是這樣的：我們不喜歡彭比拉斯常去訪問那安多士的女人。自然，西摩，我要嚴重質問這一件事，是很爲難的，因爲我自己的兒子也到那邊去。不過做父親的人對女婿應該比對自己的兒子更嚴格，那是自然的事。」

西摩似乎比往常更覺不安，他保持着沉默。克林美斯繼續說：

『我想你也不會贊成這種追求異邦女人的行爲吧。我們島上的風氣，向來是以嚴肅與端宗有名的。在兒童時代，倘使我們中了瘋魔，我們往往偷偷摸摸地去跟牧羊女鬼混。可是這安多士人却把全亞力山大的風俗習慣，都帶到城裏來了，甚麼香料啦，熱水浴啦，深夜啦。』

西摩撫摩雙頰一會兒，然後以沉重的低音回答道：『唔，我想，假使不是這樣，便是那樣。我一點也不曉得這安多士人的事。這裏的婦女似乎一天到晚都不談別的事，不過我們不能相信她們所說的話。』

這樣引人入勝以後，克林美斯便興緻勃勃地敘述下去，不時審視西摩的臉，

看看這些瑣細的事，是否引起他的興味。『她名叫克萊茜絲，我不曉得她把自己叫做安多士人，究竟有甚麼用意。安多士島的人向來不是以她所裝作的儀態與美質而聞名的。她一定是從科林士和亞力山大飛得來的。其實她應該住在她那些城市裏，不應當匿跡於我們城中，誦讀詩歌給我們的青年聽。是的，是的，她正和著名的藝人一樣，誦讀詩歌給他們聽。她每七八天便請十二個或十五個青年去赴晚宴，——所請的當然是那些未婚的青年。他們隨意偃臥在長椅上，一面吃着珍異的食物，一面談着。不一會，她便站起來誦讀詩歌；她能夠不看書，把整個悲劇背誦出來。很明顯的，她對這些青年態度很嚴正。她叫他們講阿提加腔的話；他們吃雅典式的餐，舉觴祝賀，戴着花冠，各人輪流被選爲「宴會之王」。末了，又遞送熱手巾給他們揩手。』

西摩對克林美斯的話並沒有發生深切的興趣；西摩的眼睛俯視着，臉上掛着一副聽島上閒談那樣的枯燥表情。克林美斯決定少說一點，於是便略示憤慨地

接上說：『在我看來，亞力山大是亞力山大，勃黎諾斯是勃黎諾斯。再有些甚麼思想侵入，我們這島將永被弄壞了。我們這島將變成一堆食而不化的下等摹倣品了。所有的女子，都會想要讀書，寫字，誦詩了。西摩，假使女人都會讀書寫字，家庭生活將成何體統呢？你我都跟我們這一代的優秀女子結婚，我們一向都很快活。在女人都有舞女的風度，而男人都去服侍她們這種時代來臨之前，我們至少能夠在這島上再保持一代好模樣。』

西摩早曉得這問題的原委了，可是他抑制着不說出來。克林美斯是島上最怕老婆的人。其實克林美斯的妻子，想從那紡機旁來管轄全島，用她制御下的丈夫，做她的司法與立法的工具。西摩問道：

『宴會完畢以後怎樣呢？』

『每個青年各付自己的餐費，而且付得十分爽快，隔了不久，便有一個青年獲得住宿到早晨的特惠。我祇曉得這些。』

『你的兒子可曾去參加這些宴會？』

『他不曉得是發生了口角還是怎樣，——或許他酒喝得太多了，我不曉得。』

總而言之，他有一個時期是被開除了。他被別個客人驅逐到街上去。不過他後來又跟她和好了。』

『你可曾對他談起過這……這克萊茜絲？』

『唔，不會。我假裝一點也不曉得這件事。』

『我的兒子可常在那邊？』

『據說他幾乎一直是在那裏的。』

靜默了好一會。酒店的侍者出去到月光底下，開始裝置窗板。不久他就回來，向西摩耳語，說有一個老太婆在外邊等着，要跟他說話，而且已經在那兒等了好一會了。這在勃黎諾斯是不常有的事，可是西摩向來是以保持泰然的態度自豪的。他輕輕地點了點頭，繼續向前面凝視着。

『那安多士人的家裏，還有別個女人嗎？』他問道。

『我不曉得。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不過在那裏滿屋子都是人。事實上那是一種老人與殘廢者以及……各種受撫養的貧病老者的收容所。房子是在城邊高頭的……』

『我曉得那房子的所在。』

『……那些人，不論是誰，從來沒到城裏來過。他們甚而不在白天到馬路上來。城裏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談他們的事啊。』

克林美斯站了起來，穿上外套。他看出西摩不會上他的圈套。『唔，就是這樣了吧，』他說。『我希望十天以後，你能夠給我一個更確切的答覆。我的妻子一直在催促我，西摩，她叫我這樣告訴你，她說要是彭比拉斯不停止訪問那女人，他是不能再想要和斐南明娜結婚的。她說這種婚事是應當早點決定的，不然的話，你們得去物色別個祇及得上斐南明娜十分之一的女子。』

西摩第一次興奮起來，他慢慢地說：『克林美斯，這樣你和你的妻子也放棄了一件好事啦。正因為彭比拉斯比島上的普通孩子好得多，所以我才不能夠用對別個兒子講的話來對他說。彭比拉斯的思想品性，是比你所想像的更複雜的。』

『是的，西摩，我們曉得他是一個優秀的青年。不過我們也曉得，請恕我說出來，彭比拉斯這……這遷延，這不決，是有點勉強的。要彭比拉斯盡他的能力，負起他的責任，必得有人，像你這樣為他所尊敬的人，來訓勵他。而且他對於這島，以及島上所代表的，也並不會發生他所應有的興趣。你可認識亞士克拉比亞斯與亞波羅寺院的祭司？哪，彭比拉斯就有點像這祭司。這種人不肯拔起腳來向前邁進。他們還不懂得人生是甚麼一會事。』

克林美斯走出去。沿崎嶇不平的石路回家。西摩多坐一會兒。他想，這不幸的日子的結束，是多麼的不幸啊。這兩人是同在島上生長起來的。三十年來，他們一直是島上公民的領袖。他們兩人彼此是太熟識了。在他們的談話中，往往

有輕微的敵意存在着。這種對他們的孩子誇口，是多麼卑俗，多麼不像希臘人。是多不哲學的。可是那是實在的：彭比拉斯有點像這祭司。

*

*

西摩轉身向躲在門邊陰影中的老太婆，粗暴地問道：『你要跟我說話嗎？』在驚駭與不安中——因為她差不多已經在那兒等兩小時了——美茜絲幾乎說不出話來。『我的女主人想跟你說話，先生——克萊茜絲，那安多士人，』她用雙手指着水岸邊。

西摩咕嚕着。他抬起頭來，看見那美麗的女人，靠在十五步外水邊的欄杆上。她的頭部和身體，都裹在薄紗裏，她安靜而不在意地在月光底下等着，兩小時在她的靜穆中彷彿祇是一會兒。在她腳下的避風小港裏，船隻親睦地互相擊撞着，可是其他的一切，都還在月亮的鬱勃與和平的氛圍氣下。西摩毫不表示恭敬地走近她，說：『有甚麼事？』

『我是——』她開始說。

『我曉得你是誰。』

她停了一下，才重新開口。『我現在處於極困難的境地。我不得不來求助於你。』西摩把唇皮伸出，提高眉毛，疲乏地低下眼睛。她既不焦急也不卑屈，以平穩的聲調繼續說：『我有一個朋友，在我的故鄉安多士島上病得很利害。我已經寄過兩次錢去給他，由往來於各島間的船長經手。現在我曉得這些船長靠不住，我的朋友不會接到我所寄的錢。現在我所要求的，是請你替這一包錢蓋一個匯寄的印鑑，叫我的朋友能夠收到。』

西摩不喜歡看見像這安多士人一樣的女人，具着莊嚴而獨立的樣子。他的敵意增加了；他唐突地問道：『這朋友是誰呢？』

『他從前是一個船長，』她還是以不卑不屈的態度回答着。『可是現在他不但生病；他是發瘋了。他是因為在戰爭時所嘗受的艱苦而發瘋的，我已經派人去

看護他，可是那些人是要我寄錢去時才會優待他的。不然他們會把他丟在附近的一個小島上，和別人住在一起。你曉得這些小島的……在那裏隔幾天才有人送成盆的食物去給他們……在那裏——」

『唔，』西摩苛刻地說，『你的朋友既然失了理解力，他既然不明瞭他自己的處境，你最好還是把他丟在那島上，讓他和別人住在一起吧。不是嗎？』

克萊茜絲緊閉雙唇，眼睛向他頭上遠處瞭望過去。『我沒有話回答，』她答道。『在你看來或許是對的，但是在我看來却不然。這個人從前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船長。你也許認識他。他名叫斐洛克利斯。現在如果你也不想幫助他，那麼我想我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西摩不會承認認識他，可是他語氣中的敵意已經減少了。『你要這筆錢幾時匯去的？』

『我……我現在已經預備好一些錢了，可是我寧願在十天內再送過來。』

『你叫甚麼名字？』

『我名叫克萊茜絲，我是安多士島的亞奇斯的女兒。』

『克萊茜絲，我願替你辦這件事，我甚至要增加你這筆款子的數目。不過請你也答應我一件事。請你拒絕我的兒子進你的門。』

克萊茜絲略向一邊移動，把手臂沿欄杆伸着，向港裏望下去。『西摩，附帶條件的恩惠，已經不成其爲恩惠了。慷慨是不以其權力來討價還價的。』這些格言幾乎是喃喃道出的；接着她抬起頭來，對他說：『除非我告訴令郎說是你命令的，不然我不能那樣做。』

西摩所以對於世界上其他的人，略有憤世嫉俗的高傲態度者，是因爲他一生從來不曾被看做不公平，不誠實，或不慷慨的人。現在情勢既然不利於己，於是他對自己生氣了，他回答道：『用不着這樣。很簡單的，祇要讓你的僕人告訴他，說你不希望他進屋裏去好了。』

『我不能那樣做。島上有許多青年，爲了種種緣故，不能進我的門。我不能無緣無故地那樣對待彭比拉斯。假如你瞭解我們團體的精神，你便不會希望我那樣做；我想我們大家在那兒，並非不互相尊敬的。我簡直不很認識令郎；我還不會跟他談上二十句話；但是我曉得他在我的賓客中，是最優秀的青年。』彭比拉斯的影像突然顯現在她眼前，在稱贊他時，她心中充滿着興奮與快樂，正因爲這緣故，她抑制了自己，低聲接上說：『他已經夠大，可以決定自己的事了。假如我這樣做，他必得明白其中的原委。』

西摩曉得在他們兩人之間，飄蕩着一些對他兒子的非常賢明的稱贊，他樂得幾乎連心臟都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不久以前所預備好的一句殘忍的話，突然衝口而出了：『那麼你得想別種法子匯錢到安多士去。』

『很好，』她說。

他們站着互相對視。西摩突然感覺到他一向生活在天性淺薄的人羣間，他覺

得孤獨；他不常與學問淵博的人物交談，那種人的一言一語，都是從果斷與內心平衡的根源中發出的。和他的妻子，和克林美斯，和島民交談，祇消用半個腦子，就可以保持個人的權威了，可是在這裏，這女人不到一會兒已經佔他兩次便宜了。克萊茜絲看出這點，便來替他解圍；她打破那顯示他頑固，惱怒，與渺小的沉默空氣。

『或許他弟弟的生活，可以由別人替他安排；你應該更真切地瞭解你的彭比拉斯。』她在語氣中暗示說：『你和他一樣，所以應當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西摩最喜歡談到他兒子的事，可是當他回答這句話時，他的情緒非常混亂：

『唔，唔……安多士人，我情願替你匯款。我每隔十二天有一隻船開到安多士去。有一隻是在今天開去了。』

『多謝你。』

『可否請你……』

『唔……不要對彭比拉斯提起這件事？』

『我決不。』

『唔……那麼，晚安。』

西摩難得這麼得意地走回家去。聽見彭比拉斯被稱讚，他心裏覺得暢快，而且『說不定這女人看人看得特別準呢。』他愚弄了自己，可是在能手面前，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人生……人生……』他自言自語着，想找出一個概念，來描寫人生的變幻莫測，描寫人生在這困惱的波浪中，不時產生這種出色人物的力量。他不曾想到這概念，可是他在大驚異中向前走去。他多麼希望能聽到她讀劇本啊，他對於這一類的事，一向是感到興味的，每當旅行到有戲院的大島上時，他從來不曾失掉聽一齣好悲劇的機會。

當他走進他農場的天井時，他看見彭比拉斯獨自站着在看月亮。

『晚安，彭比拉斯，』他說。

『爸爸，晚安。』

西摩上床去，心中深覺自負，可是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再三焦急地自言自語道：『我不曉得應該怎樣對付他。我不曉得應該怎樣對付他。』

彭比拉斯站着在望月亮，想到他的父親和母親。他是根據克萊茜絲所講的一個故事而想到他們的。當宴會行將完畢時，她往往喜歡轉移批評本地的談話，而引起一些對於抽象的主義的辯論。（她往往引用柏拉圖的話說，年紀跟他們一樣大的青年才是真哲學家。她總是接上說，『這並不是因爲他們善談哲學；而是因爲他們以整個心靈去思想。年紀大一點的人，就爲求得別人的稱讚而談哲學，或爲辯明而談哲學，或因爲哲學是一種複雜的智能上的玩意兒而談哲學。』）彭比拉斯記得有一天晚上，話題轉到詩人矯稱『人生是英勇的』的錯誤。一個從島上彼端來的青年，半真不假地說：『唔，你曉得，克萊茜絲……你曉得，家庭裏的生活，跟幼里披底作品中的生活，是有天淵之別的。』

克萊茜絲坐了一會兒，在找她的答案，然後抬起頭來，說：『有一次——』

全桌的人都哄然大笑了，可是這完全是好意的，而不是侮慢的笑。因為他們曉得她喜歡把她的話改成寓言形式，而以這幼稚的方式開始。彭比拉斯又聽見她那美好的聲音在說了：

『有一次，有一個英雄，他替宙司（Zeus）立過大功。當他臨死在地獄的沼澤中徘徊時，他去見宙司，提起他以前的功勳，請宙司也替他做一件事：他要求再回世界上一天。宙司覺得十分困難，說他沒有權力可以答應，因為連他也不能把降入他兄弟王國中的死人，拯救到地面上來。可是宙司憶念前情，便到他兄弟的宮殿中去，抱住他兄弟的膝部，請他的兄弟答應他的要求。陰間的魔王也覺得十分困難，說他雖然是陰間之王，可是要答應這個請求，復活的人也避免不了困難與苦楚的。可是這位英雄，無論甚麼困難與苦楚，都很情願接受，於是陰間的魔王不但答應讓他回到世界上來，而且讓他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讓他重度他一生兩萬兩千天中最安靜的一天；不過一個人得分成兩人——一個生活者與一個旁

觀者：生活者做許多年前所做的事，說許多年前所說的話，旁觀者預先曉得那結果。於是這英雄便回到日光下，回到他第十五年的某一天來。

『朋友們，』克萊茜絲接下去說，眼睛遍視各人的臉孔，『當他在他兒童時代的房間裏活轉來時，他的心中充滿了苦痛——不但是因為他的心臟重新跳躍了，而且是因為他看到他家裏的牆壁，曉得不一會兒，他要看見他那久已長眠地下的父母了。他走下天井。他的母親從織機旁舉眼來招呼他，然後繼續工作。他的父親有目無睹地走過天井，因為那天他父親的腦中充滿了思慮。那英雄突然看出活人也是死人，他了悟當我們心中意識到我們的思想時，我們才能算活着的；因為我們的心，沒有時時刻刻都清醒的能力。不到一小時，這同時在觀看人生與過渡人生的英雄，求宙司把他從這可怕的噩夢中解放出來了。神靈聽他的話，可是在他離開世界之前，他已經跌倒在地上，吻着泥土了。』

彭比拉斯現在是用這種眼光去看他父親進入家門的，他已看見他母親在忙來

忙去，蓋滅爐火，做着一天中的末了幾件事。他是根據那個故事，去觀察他父母腦中的秘密生活的。他突然間似乎看到日常豐富與美滿生活的背後，看透了他們內心空虛，服從，可憐與忍受的生活。克萊茜絲重複申述的理論說，一切人類——除了一些神秘的例外的人，似乎從諸神靈得到甚麼秘訣者以外——祇是在忍受着遲緩的生存之痛苦，盡力掩藏着他們的驚慌，因為他們以為人生終於沒有甚麼重大的意義，又以為人生最難堪的是愛情的無法傳達與表白。這的確可以解釋他父親的幽默的憂悶，與他母親的暴躁的性情。現在當他父親在天井中走過他身旁時，這種解釋比以前更有力地激動他了。我能為他們做甚麼呢？要與他們相同，我們能替自己做甚麼呢？他已經二十五歲了，再也不是一個少年了。他不久就要做他所不願做的丈夫與父親了。他不久就要做這一家和這片農場的主人。他不久就衰老了。時間將嘆息似地流駛過去，沒有計劃，沒有規律，沒有策略，可以教他怎樣去把別人和自己，從衰老與不得不接受的失敗中拯救出來。

『人是怎樣生活的？』他仰首問青天。『我們得先怎樣做？』

*

*

克萊茜絲的人生經驗觀，是在寓言，在引用的文句，在俗語及格言中表現出來的。她把她自己概括成一個字：她把自己當做已經『死』了。她既然死了，那麼她職業上的不便，村民的訕笑，靠她吃飯者的忘恩負義，便再也不能煩擾她了。唯一在她的墳墓中煩擾她的，是她對某些過客的一種野性的溫柔，在她職業上的知交中復現，這是一種短暫的卑屈的愛。她現在把這些，以及其他使她憂鬱的經驗，看做弱點，看做驕傲，看做一種故舊的，叛逆的，不受拘束的虛榮，而棄置不顧了。在水邊和西摩談話的第二天早晨，她深覺煩悶地醒了；可是她決意不睬這新的憂鬱。這憂鬱整天在她頭上漂浮着，——有一個聲音在重複說着：『我是孤獨的。爲甚麼我一向都不曉得呢？我是孤獨的。』她所從事的職業，叫她產生了一種朦朧的意念：她以爲沒有人需要她，她的戀情是隨着離別，滿足，

與經驗而出沒的。最孤獨的交情，是那種假裝親切的交情。

可是她已經發現兩種方法，可以減輕她的世界的麻木與無常了。第一個方法是她所促成的希臘藝妓宴會制度。她不斷煞費苦心，去料理這些聚會，而在那些睜大着眼睛的賓客們看來，這些聚會似乎是機智，口才，與貴族式的安適的最高表現。大談論家們不曉得自己的思想，直到遇到他們特有天賦的地方，他們的思想才從口中滔滔而出。克萊茜絲讓她自己享受着那種奢侈，那種用她的整個腦子，去向這些青年談話的奢侈。這些話有許多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可是她的不卑不屈的態度，她說青年人自然歡喜分析思想與傑作，這叫他們興奮異常。她曉得除了她的美貌之外，她是並不特別適合於這種職業的；她缺少那種可以滿足中年顧客的大胆；可是比較年青的男子，他們還以一種敬畏的心緒去接近愛情，當他們發覺那些儀式充滿着憂鬱，尊嚴與文學時，他們對於這種普通的儀式，並不感覺怎麼失望。一個文化的成熟，也許可以從這特徵上去斷定，看青年們先和比

他們老的或比他們年輕的女人發生戀愛：假使他們在少年時代，一直在崇拜着喋喋多言而缺少涵養的少女，那麼他們的天性將永遠淺薄下去。可是就使在最長進的時候，克萊茜絲的賓客，在她看來，似乎還是疏遠而不成熟的，最後她發現了第二個方法，使生活比較安定，使她的賓客比較有恆：她收留那些需要她幫助的流浪飄泊的人羣。

在她內心思想的獨白中，克萊茜絲叫這些靠她吃飯的人做她的『綿羊』。雖說他們都從各種極端恐懼的境況中收聚到她的收容所來的，可是他們却異常迅速地習慣於他們的新環境。事實上，他們過去所遭受的患難，逐漸染上了傳奇的色彩，當現在環境中有甚麼不如意時，他們就埋怨奴隸市場，磨臼，和屠殺那些幸福的喪失了。在克萊茜絲看來，人類的天性再也沒有許多可驚異的地方了，那些綿羊責備牧者，甚至順從牧者的模樣，並不會叫她氣餒。她愛護他們，有時候在黃昏時分，這羣怪異的人，總是坐在花園裏，交織於和愛與談話中，這也足夠

報償她的熱忱了。在這種時候，生活幾乎是和在家庭裏一樣的。

那天晚上要舉行宴會，這幻象飛舞於她的頭上，深深地激動她，她便親自下城去購辦菜肴。美茜絲與司閽者陪她同去，——美茜絲帶着一張網去盛水菓和青菜，司閽者帶着一個大甕，要去注滿海水，然後把魚和貝介擺在甕裏。克萊茜絲慢慢地走下那些悠長曲折的石級。她週身裹着一件用古式細紋料子製成的大披肩，頭上戴着一頂稻梗織成的闊邊的坦那格拉式帽。伸出披肩褶痕外的一手，拿着一把小木扇。她是應該打扮得有神話般的悠遠與魅力的，因為在那時候，希臘的時尚轉向古風：她的本份是在儘可能的範圍內，打扮得和其他的女人不同，而把那『不同』化成金錢。商店和臨時的攤棚，都陳列在水邊的廣場上，這最易興奮與最饒舌的種族，就在那清晨明亮的陽光下擾攘着；可是當這沉靜的，夢幻似的人物，在他們當中出現時，做買賣的突然靜寂了下來。這種風度正是希臘女人所缺少而渴望着的。因為她們身材矮小，膚色棕黃，聲音尖銳，在她們不斷的談話

中，她們的手不停地舞動着。全族的人一向都在熱心讚美勻稱，靜穆，與遲緩的動作，現在這安多士人的一舉一動，都被島民賊頭賊腦的眼光所跟踪着，敬畏與怨恨在他們的心中交織着。當她出現時，那些勃黎諾斯人覺得他們自己是鄉曲與商賈。不時有一些在她家裏做過賓客的青年，走過去和她談話。島上那些未婚的少女和年青的妻子們，都張大着嘴巴，以驚惶的態度，看着她在微笑，談話，和她們的兄弟與未來的夫婿道別時的姿態。斐南明娜背靠牆壁，站在帳篷的陰影裏，在注視這位異邦人：把頭稍微一轉，她可以看見彭比拉斯在他父親棧房門前的籌木桌旁。她看到自己的粗外衣和紅手臂，一陣長而慢的紅暈，浮到臉上來了。可是在那時候，克萊茜絲的心，越發感到沉重。『我孤獨地生活着，也要孤獨地死了，』她的心說着，在她胸口呻嘆。

當她從市場上回到屋裏來時，她的內心發生一陣激昂的自白。『是我的錯。是因為我的情感缺少毅力。我曉得的。哪，克萊茜絲，你得重新開始你的生活

啦；你得想出一些計劃來。你得專心致志於你的綿羊。你得破除他們所有的冷淡與頑固。你得叫你自己重新愛他們。你得把當你初次認識他們時，對於各人所感到的歡愉，重新帶回來，那一切的歡愉，是被例行公事，被日常生活的接觸所破壞無遺了。我祇能愛新的人們，這是我的懦弱。哪，哪，克萊茜絲！——奮起吧！』她心中浮現希望與勇氣，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這事上，她將獲得勝利。當她走近那座房子時，她完全在熱望中踉蹌着；她將創造一個家。『如果我真的愛他們，我便能了解他們，』她喃喃地說。『一個人不是永遠學不會怎樣生活，就是他的生之見解來得太晚了，當一個人把他週遭的環境破壞了時，環境就潰壞得無法彌補了。可是我要活五十歲，我得幹。』

克萊茜絲不會曉得她不在時，屋子裏發生了甚麼事，也不知道她離開這屋子時，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她的羊羣的品性是消滅了。他們惱怒了；他們在大門附近徘徊着，向她要回來的方向偷看，他們的腦中除了憤恨之外，沒有別的，這憤

恨便是熱誠愛護的副產物。她不曉得於惱怒中空耗熱愛，是世界上的主要活動之一。當她出去的時候，他們便發生恐慌了；他們對她的依賴性是太大了，所以甚至她暫時不在，也叫他們意起以前的孤苦情形來，——那種情景是很可怕的，所以他們的腦中，從來不會再想起過，但是這種情景，在遠方徘徊着，增加他們目前的安適，堅固他們的自私心。所以當她跟隨着跨過門檻時，這一切敵對，泛濫着去迎接她。在午後時分，她幾乎以恐怖的情緒，在向自己說話：『那是不能的。我毫無辦法。他們竟怨恨我。但是幸虧我已經死了。受打擊的並非我的自尊心。我是瞑目地下了。不過，噢！祇要有辦法可以補救這些事情，那就好了。祇要諸神有時候在我們中間，那就好了。除了這概念以外，沒有旁的可以遵從，這朦朧的概念中，包藏着人生的原則！』

在舉行宴會時，她舉目四顧去尋找安慰。『祇能在宴會中，當我領導談話，炫耀我的思想，被人家稱讚時，才能感到暢快，這也是我的懦弱。』可是今

晚，連那種興緻也沒有了；她的賓客似乎比以前更幼稚，比以前離得更遙遠了，而她也反覆無常，易受刺戟。所以今晚的談話，看來是不會給她甚麼安慰了。

尼索勒塔斯，一個較有自信力的賓客，問她兩千年後，生活將變成甚麼樣子。

『哎，』她立刻說，『那時再也沒有戰爭了。』

『我不希望活在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上，』他回答說。『那將變成一個女人的時代了。』

克萊茜絲是很重視婦女的尊嚴的，於是便毫不放鬆地對這種輕率的侮辱宣戰。她把身子向前傾側着，問道：

『你希望爲國服役嗎，尼索勒塔斯？』

『我希望的。』

『你讚美勇敢嗎？』

『我讚美的，克萊茜絲。』

『那麼，去生小孩吧，』她回答了，把頭轉開。

尼索勒塔斯以爲這一句話說得太不客氣了，於是就離開這屋子。（接下兩次宴會，他都缺席了，可是以後又回來，求她原諒，因爲他把意見的不同，看做個人的仇恨了。錯誤的懺悔往往給克萊茜絲很大的快樂。她總是說，『從錯誤與寬恕中長成出來的交情是幸福的。』）

接着話題轉到關於美蒂亞（*Medea*）和斐特拉（*Phaedra*）的戲劇了，在以前有一次宴會上，當情感過分激動時，她把這些劇本讀給他們聽過。那些青年們都說這些問題是沒有表面上那樣複雜，他們說這種女人應得像違反命令的奴隸那樣被鞭打，應得被關在祇有一甕水和少許簡單食物的房間裏，直到她們能低心下氣爲止。他們然後輕聲叙述島上遠端村裏一個少女的故事給她聽，那少女的行爲，使她的家人和朋友，都驚惶得手足無措了。這少女有一個時期繼續她的不端行爲，直到一天清晨，她很早就起身，爬上臨近她家的一個高巖上，跳到海中去

了。在座者都靜寂了，大家都以疑問的神情望着克萊茜絲，請她解釋這種行為反覆的原因。

她對自己說：『不要企圖解釋給他們聽吧。談點別的。愚笨是隨時隨地都有，而且都是無可救藥的。』可是他們的繼續期望克服她了。她彷彿和自己鬥爭了一會兒，深深地感到困難，然後低聲說：『有一次，婦女大軍聚在一起開會。她們請一個男人，一位悲劇詩人，來赴這會。她們告訴他說，她們要發一個消息到男人的世界中去，並且說他得做她們的代言者與舌人。婦女們急切地說，「告訴他們說，我們祇是外表上不安定。告訴他們說，這是因為我們受了大自然無情的壓迫，不得不辛苦地服從自然，可是在心底裏，我們是和他們一樣穩定，一樣勇敢，一樣豪俠的。」這位詩人慘淡地微笑了，他說已經曉得這句話的男人們，聽見人家再告訴他們一遍，會覺得慚愧，至於那些不曉得的男人，祇告訴他們一下，他們也不會懂；可是他答應去替她們傳達這個消息。男人們聽了以後，起

初都緘默着，然後一個個破口大笑了。他們用這些話把詩人送回婦女軍中去：「告訴她們不要操心，不要把這些事情去擾亂她們的美麗的頭腦。告訴她們說，她們所受的普遍歡迎，尚未消失，請她們不要以英勇來危害到她們的地位吧。」當詩人把這些話複述給婦女們聽時，她們有的羞愧地，有的憤慨地臉紅了；有的站起來，悔恨地嘆息着說：「我們早不該向他們說這些話。」她們回到鏡前去，開始梳她們的頭髮，一面梳着，一面哭了。」

克萊茜絲還沒把這故事講完，有一位一向很少發言的青年，突然開始激烈地責備她生活的方式。這個青年的脾氣是這樣的，他想猝然把別人的生活，依他自己的意思，而塑成某種模型。他現在叫克萊茜絲要改做一個婢女或縫衣婦。其他的賓客開始互相耳語，叫別人看不出他們疑惑與憤怒的表情，可是克萊茜絲却坐着，注視這青年的閃爍的眼睛，稱讚他的誠懇。內心的失望又加上外表的屈辱，是有點太難受的。她最近已經受過尼索勒塔斯的事件所刺戟，現在要寬宏大量

了。她站起來，走近這年青的狂熱者；握着他的手，以莊重的愛向他微笑着，在座的人說，『確實的，在各種天才之中，善良是最難得的。』

可是這些偶然的事，並不能使她脫離當天冗長的憂鬱。她心裏的聲音重複說，『虛榮。空虛。短暫。』她以為她沒有甚麼可以幫助人生，她在人生中也沒有甚麼地位，可是當她正要以這概論來結束這一天的談話時，她突然看到彭比拉斯了。這是彭比拉斯的習慣，因為缺少自信心，所以總是坐在房間裏遠處的末了一個座位上。賓客們承認他在他們當中，是出類拔萃的。可是有一天晚上，大家想要選他做『宴會之王』時，他竟私下兇悍地暗示拒絕被選，結果是別人當選了。可是克萊茜絲的眼光，正和現在一樣，是時常停留在那向前俯着，去聽她的每句話，以萬分誠懇的蹙額，去接受她的每一句話的彭比拉斯的。

『那是有點意義的！』她突然向自己說，在頃刻間，她的心停止跳動了。

那晚，她原來要背誦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的雲（The Clouds）給

他們聽，可是她現在改變原意了。她覺得需要用一些高尚而深刻的東西，去滋養她的心和那些注視着她的眼睛。也許她的所謂『高尚』者，在這世界上，祇是一種美麗的虛偽，在欺騙着心而已。可是她今晚情願再試一次，去看看過了這麼不得意的一天以後，還會不會引起甚麼關於信念的辯論。『我要誦讀甚麼呢？』當僕人把桌子移開時，她問自己。『荷馬的嗎？——勃利庵（Priam）向亞奇利斯（Achilles）乞求赫克杜（Hector）的尸骸那一段嗎？不……不……他們恐怕連奧利帕斯在哥倫納斯（Oedipus At Colonus）也不會懂的。阿爾茜士蒂絲好嗎？阿爾茜士蒂絲好嗎？』（*The Alcestis*）

一個比較怕羞的賓客，看見她在考慮選擇那晚所要朗誦的詩文，怯懦地請她背柏拉圖的斐特魯斯（*Phaedrus*）。

『噢，我的朋友，』她說，『我已經許多年沒看過這部書了。我勉強背誦其中的長節看……』

『你可能……你可能背開頭和結尾那一段？』

『我來試試看，』她回答着，慢慢地站起來，整理外衣的摺痕。僕人們引退，在座的人都靜默了。在比較快樂的晚上，這是她所愛的一會兒；這沉寂，這熱望，這模糊如開玩笑似的感情。她總是問自己道——甚麼東西叫他們在十五年後變成這麼邪惡……這麼倨傲，這麼善於妒忌，或這麼匆忙呢？

起初背得很順利。青年們很快活地聽着另外一些青年聚集在雅典街上，和競技場中，聽蘇格拉底辯論的故事。這樣聽着，他們都承認世界上沒有一樣比一篇整齊完美的演詞更有價值的了。接下是描寫蘇格拉底和斐特魯斯到鄉間去散步的事。『這地方確實是個難得的休憩處。這株篠懸木不但長得高，而且密密層層地展開着。這株西洋牡荊，又正是在開花的節季，它的濃淡與芬芳，會叫我們休息時更覺舒適。這些影像與這些虔誠的祭物，告訴我們這地方一定是甚麼仙女或

河神的聖地……真的，斐特魯斯，你是一位難得的嚮導。」

她從那地方跳到結尾那一段：

『但是，現在讓我們走吧，因為白天的暑氣已經過去了。』

『蘇格拉底：在我們去之前，我們來向此地諸神，奉獻一篇禱詞，不是很好嗎？』

『斐特魯斯：很好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親愛的獵神，以及其他常臨此地的諸神，願你們應許我的內心成爲一個完美的人，也願我外表上所有的一切，都能與內心調和。我願祇有智慧的人能致富足。願我寶藏的黃金，是祇有好人才會有的。斐特魯斯，我們可需要再說甚麼話？關於個人的，我已經禱告夠了。』

『斐特魯斯：這篇禱詞也算是我的罷，因為這些都是朋友所共有的。』
一直背到這一句，一切都很順利。那時候克萊茜絲，這安靜而快活的『死

人』，看見彭比拉斯目中的眼淚，再也背不下去了，她在衆人面前哭了，正和一個因蠢行與拘執而出走的人，回到一向所深愛與忠心的地方以後痛哭一樣。那是真實的，真實得毫無疑問，真實得悲慘，愛情與道德與智慧的世界，是真實的世界，所以她在這世界上的失敗，是更無法挽救的。可是她並不孤獨；他和她一樣，也看到那悠久而失敗的鬥爭，她深愛着他，好像是她的初戀，似乎再也不能愛別人一樣。那是確定了的，那是永遠派定了的。

過了一會兒，她定了定神，叫那些因關心她而起立的賓客們安靜。『坐下，我的朋友們。我現在預備好了，』她微笑着說。『我要誦讀亞理斯多芬的雲。』但是過了好一會兒，才有笑聲從長椅間發出，這些笑聲是獻給雲的詩人底神聖機智的合理禮物。

勃黎諾斯和晨曦一同醒轉了來，不到幾小時以後，清晨的任務便已完成了。

在以上所記錄的會話許多天以後，彭比拉斯在棧房里幫過他父親忙，因為沒興趣到競技場中去運動，便走上這孤島的最高點去。那是初春時節。一陣狂風把天上的每一朵雲都吹散了，海上蓋滿飛舞着的白尖波浪。他的衣裳在身旁洶湧跳動，頭髮在他的頭上掙扎着。海鷗們最愛狂風，無意中不時被吹散羽毛，向紫藍色的高空，發出聲聲的叫鳴。彭比拉斯一向過着思慮與自省的人生，他現在想着克萊茜絲，斐南明娜，以及他家裏的四個人，雖是歡躍着的狂風與陽光，也不能把這牽掛着的情感，從他腦中驅逐出來。他徜徉於石頭與蜥蜴，和不引人注目的矮橄欖樹間，他突然注意到左方山邊發生的一件事。一羣城里的男孩子，在窘逐一個年輕的少女。她正在向山坡後退，經過一個荒廢的菜園，倨傲地向追逐者呼斥着。男孩們老羞成怒了；他們都熱烈地反唇相譏，並且在她身旁丟幾塊無關痛癢的石頭。彭比拉斯大踏步走到那羣男孩那邊，揮手命令他們下山。這女孩臉孔還漲得通紅，不敢表示信任，背靠一棵樹站着，等他過來找她。他們在靜默中互

視一會。最後彭比拉斯說：

『甚麼事？』

『他們都是鄉下獃子，沒有別的。他們從來不會看見過一個不是從他們那卑鄙的勃黎諾斯來的人。』接着因為憤怒與失望，她不能自制地痛哭了。

彭比拉斯注視她一會兒，然後問她要到那里去。

『沒有甚麼地方去。我要出去走走，他們便從城裏跟我來。我不能做甚麼。

我不能到那里去……我碰也沒碰着他們。我一個人正要出去散散步，他們便在背後用各種名字叫我。他們一直跟我到這兒來；我罵他們，他們便向我丟東西。沒有別的。』

『我自以為我認識島上的每一個人，』彭比拉斯沉吟着說，『可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你到這兒來得很長久了嗎？』

『是，我到這兒差不多一年了，』她回答着，含糊地接上說，『……不過我

幾乎不曾出來，也不曾做甚麼事。』

『你幾乎不曾出來嗎？』

『是的，』她撫弄着衣服，繃着眉頭，凝視着海。

『你該想法子去認識別個女孩，再跟她們一塊兒出去散步。』

這一次她掉轉頭來看他的臉了。『我不認識別個女孩。我……我住在家裏，她們不讓我出來，除非我在晚上跟……唔，跟美茜絲出來散步。』她繼續抽咽着。但是她在整理她的頭髮和她衣服的摺紋了。『我不懂爲甚麼他們一定要向我丟石子，』她補上說。

彭比拉斯在沉默中莊重地看着她。不一會兒就定了定神說：『那邊有一塊光滑的大石頭。到那邊去坐坐好嗎？』

她跟他到那塊石頭的地方，還在忙着整理頭髮，用手指抹着眼睛與雙頰。

『我有一個差不多跟你一樣大的妹妹，』彭比拉斯說。『你可以先認識她。』

你可以跟她一塊兒去散步，這樣你就不是一個陌生的人了。她名叫阿娥。我曉得你們一定會很要好的。我的妹妹在替我母親織一件大外套，她一定會要你幫她忙的，而且她也可以幫你忙。你也在織外套嗎？」

『是。』

『那好極了，』彭比拉斯說，從那一刻起，格莉茜蘭永遠愛他了。

『也許我認識你的父親，不是嗎？』他問道。

『我沒有父親』，她回答，胆怯地望着他，『我是從安多士來的那女人的妹妹。』

『……噢……噢』彭比拉斯說，他一生從來沒有這樣驚異過。『我和你姊姊很熟的。』

『是的，』格莉茜蘭說。她那明亮而潮濕的眼睛，顧盼着有條紋的海和被風吹着的鳥。『她不讓人家曉得我在那裏。我整天不是躲在欄樓上便是在天井中工作。祇有在晚上，我才可以和美茜絲一起去散步。就是現在，我本也該在屋裏，

可是我失信了。我想要看看這島和這海在白天像個甚麼樣子。我也想看看我的故鄉安多士。可是那些男孩跟我到這裏來，向我丟石頭，我再也不能來了。』

講到這裏，她哭得比以前更厲害了，彭比拉斯沒有辦法，祇能說『好啦』和『是的』，說了許多次。後來他問她叫甚麼名字。

『格莉茜蘭。克萊茜絲在許久以前離開家裏，我跟我哥哥住在一起，哥哥死了，我再也不能跟他住在一塊兒了。我沒有地方去，也沒有甚麼法子想，後來有一天，她回來，帶我同她一起住。就是這樣。』

『你有兄弟或姊妹嗎？』

『噢，沒有。』

『美茜絲是誰？』

『美茜絲不是希臘人。她是從亞力山大來的。克萊茜絲找到她。他們在屋裏那些人，——都是她從某些地方找到的。她做的便是這種事。美茜絲是一個布廠

裏的奴隸。她告訴過我的。』

彭比拉斯還凝視着她，她把那躲避的眼光，從海面轉回來，用她那瘦削的臉與貪婪的大眼睛看他。現在就是長時間的注視，也不會叫他們怕難爲情了。

他問道，『你可要我去要求克萊茜絲，要求她讓你在白天到島上來走走？』

『倘使她不喜歡這樣，我們就不可叫她改變主意。克來茜絲是最懂事的。』

她掉轉了頭，以空幻而苦悶的態度低聲說：『但是我將來要怎樣呢？要一直關在房間裏嗎？我已經十五歲了。世界上充滿着可驚可異的事物，以及我也許永不會認識的人。我曉得我失信是不對的；但是活了這許多年，一直不認識新的人，整天聽見他們走過門外，遠遠地望他們，你以爲我做得很不對嗎？』

『不。』

『我誰也不認識。我誰也不認識。』

『那麼……那麼，你幾時來認識我的妹妹吧。這可以算是第一步，』他說

着，親切而驚訝地把她的指尖握在手裏。

『好的，』她說。

『一切都從頭開始了。我是你的朋友。接着是我的妹妹。不久你就有許多多的朋友了。你等着看。』

『但是五年以後，十年以後，我在甚麼地方呢？』她哭着，胡亂地向四週睇視。『我不曉得，我怕啦，我不快活。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每個人都是快活的。』

初戀的手的撫摩，以及再進一步的表示，似乎是勇氣的混合，兩個人的勇氣的團結，去應付混亂的世界。當他的手從她的頭髮撫摩到她肩頭時，她以微張的嘴唇和遲疑的眼睛轉向他，然後突然以她的雙臂環抱他的脖頸。她的嘴唇狂熱而並非無意義地向他的耳朵重複說：『是的。是的。是的。我不能永久住在那邊。不然我永不會認識誰。我永不會看見誰。』

『她會讓你來看我的，』他說。

『不，』格莉茜蘭說。『但是我要自己來。我斷斷不可去要求她。她不會讓我來的。她總是最懂事的。讓男孩們丟石頭好了。祇要你在這裏，我是不怕的。』

你……你叫甚麼名字？』

『格莉茜蘭，我名叫彭比拉斯。』

『我可……可能叫你的名字？』

不是這一次的會面，也不是他們的第二次，而是在第三次，在那些矮橄欖樹下，那些似乎是表現勇氣愛憐與崇拜的擁抱，被大自然所利用了。

這些談話是在初春發生的，在殘夏的一天下午，克萊茜絲溜出她的家屋，爬上屋後小山。滿心切望要孤獨，要思考。她遠望着閃爍的海。那天下午的風是和緩的，在每陣風的前面，有不可勝數的溫靜的波浪，倉促地漂上岸來，發出悠長的低聲，爬上沙灘，或者慎重地對石頭掀起一條波沫的披巾。在遠方，有一羣

海豚，在玩着它們那永世的玩意兒，排着曲背的長列。海水的間隔處，點綴着新異的淡藍色的原野與道路；她以愛的心情，望着最遠的安多士島的紫色側影。她站在小山頂，左右顧盼了一會兒，看準沒有人在看她或跟她，然後下到山的彼方，她找出她所最喜歡的隱身處了，那是一塊伸展到海中去的石頭，旁邊有一個小灣。當她移步走近這地方時，她向前顛躓，幾乎是在跑着，當她走過去時，她喃喃地自慰道：『我們差不多到那邊了。看，我們現在差不多到那邊了。』最後她爬過那些大圓石，走下一個燙熱的乾沙所鋪成的圓場。她動手解散頭髮，可是突然停止說：『不，不。我得想。我會在這裏沉睡下去的。我得先想。』她喃喃對圓場說着，繼續跋涉到最遠的一堆石頭，然後坐下；她把下頷靠在掌上，眼睛注視着水平線，等着思想的來臨。

所想的第一件事，是她的新病痛。有許多次因為她胸口的右方，放肆地震跳着，一直繼續着，越跳越厲害，好像有一根木樁打進她心臟似的，她醒轉來了。

這種感覺整天存留在她身上，好像她的心被一個重担壓着似的，『大約……很可能的，』她自言自語道，『下一次我會因此而死的。』想到這裏，一陣憂慮的波浪掠過她的心頭。『我大約會因此而死的，』她歡暢地重複着，忽然覺得她脚下池中的龍蝦有趣。她拔些身後的草，在那些忿怒的龍蝦眼前拖着。『人生沒有一樣可以叫我放棄我的綿羊，但是假如我死了，他們一定會和我一樣，受環境支配的。』格莉茜蘭，你將來要變成怎樣呢？亞璧勒辛呢，美茜絲呢？……有的時候我們看不出眼前的一步，但是五年以後，我們一定是在甚麼地方吃飯睡覺的。』把自己的心地裝得那樣硬，這是很幽默的。』『好，』她高聲向在她胸口跳動着的痛楚說，『快點來好了。』她向前俯着，還在龍蝦的眼前拖着草梗：『我活了三十五歲。我活夠了。陌生人啊，安多士的亞奇斯的女兒克萊茜絲長眠於此：這失羣的牝綿羊生活了許多年，有如一日，到年老時就像日落似地死了。』她笑着這種自憐自欺的安慰，脫掉一隻拖鞋，把腳伸進水中去。她使自己脫離幻想一會兒，問

問自己屋裏可還有甚麼東西可充晚餐；後來想起架子上還有一點魚和一些生菜，於是才回到她的幻想中來。她重複念着她的墓誌，把它做成一首歌，而爲自嘲起見，著重那假的感情。『安多士啊，波西頓啊，我多快樂啊。我是沒有權利可以這樣快樂的……』

當她凝睇着遠處的海豚還在戲水時，她曉得她的腦子在躲避着另外一個問題了。『我是快樂的，因爲我愛這彭比拉斯，——這煩悶的彭比拉斯，這呆笨的彭比拉斯。爲甚麼沒有人能去告訴他，叫他用不着爲生活而這樣受苦呢？』她低低地嘆了一口怒氣，這是一種我們對背理頑固的愛人的抗議。『他以爲他是在失敗的途中。他以爲他沒有能力可以應付人生的每一階段。啊，聖谷上的諸神啊，幾時請讓他不再可憐那些受難者吧。讓他曉得看世界的另外一面。這種關心疾病者與殘廢者的事業，在這世界上是新的。他一開始這種事業，就沒有底止了，結果祇有瘋狂。做這種事業是沒有好處的。那是神的事業啦。』於是她發覺自己在哭

了；可是當她揩乾眼淚時，她還在想着。『噢，這種人對於他們的善良，是完全不知不覺的啊。他們因為他們的失敗而舉手擊額，然而我們其餘的人，却想到他們的臉孔，心中便感到快樂了。彭比拉斯，你是另一個未來世界的先驅者。將來的男人一定是和你一樣的。不要這樣心長戚戚吧……』

可是這些思想是很損神的。她站了起來，回到圓場中去，臥身沙上。她喃喃念了一些幼里披底合唱曲的片段，便睡着了。她一向是個島民，所以炎熱的太陽照射着寒冷的海，這種景象，於她是很熟識的。現在，單調的太陽與海在她的週遭活動了兩小時，交織成她睡眠的心境。正像從前灰色眼睛的雅典娜（Athena）站着在保護渥利西斯（Ulysses）一樣——她身靠着矛，她那偉大的心中，充滿愛護的情意，以及那些冗長神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她的特點——現在克萊茜絲所處的時間與境地，也正相同。最後，當她張開眼睛時，她回味恬靜的心情一會兒。『有一天，』她說，『我們會明白我們為甚麼要受苦。我將居於陰間幽靈之

間，有神妙之手，像阿爾茜士蒂絲那樣的人，來撫摩我，把人生一切的意義指點給我看；那時候我將輕聲地笑幾小時，正和我現在一樣……正和我現在一樣。」

她站起來紮頭髮，預備走下山坡。可是正當她轉身要離開這地方時，她心中生了一個意念，想行些儀式，來做紀念。她筆直地站着，向落日伸出雙臂說：『假如你還垂聽人類唇中所發出的禱詞，假如我們的願望能感應你，請你現在聽我的話吧。請給這彭比拉斯一點自信——就像你所給我的一點點自信，雖然我是軟弱的——告訴他說他是對的。噢！（可是我不是因為虛榮或驕傲才說這話的，啊，亞波羅啊，——可是或許這是軟弱，這是我的不懂事，或許這句話會破壞我整篇禱詞的力量！）假如是可能的話，請讓我的思想或是我說過的話，將來成為他的安慰。又……又……』

可是她的手臂垂下來了。世界似乎是空虛的。太陽西墜了。海與天突然變得遼遠，祇留下她眼中的淚和心中的期望。她閉了嘴唇，把頭轉開，『我想宇宙中

一定沒有神，』她低語說。『我們應該自己做些事。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能力，使我們自己渡過一生。』

*

*

克萊茜絲使她屋中的人慣常在她跟前，這是她的錯，所以現在，當她睡着了時，他們因為她長時間出外，而越加忿怒了。他們兩兩三三地在門邊徘徊，抱着輕蔑與驚慌的情緒，左右窺望着。

『她進來時，大家都不要跟她說話，』亞璧勒辛，一個高大跛足的女人指點着說。她是被鞭打後，被拋棄在亞力山大高原下的沙漠邊待斃，被克萊茜絲找到的。

『假裝沒看見她。』

『……出去玩了一整天，沒對誰說一句話。』

『我相信我不情願住在一間我不算人的屋子裏。』

『……看起來豈止不算人而已。』

可是不一會就有轉移他們腦中的怨恨的事情發生了。羊圈裏又來了一隻新綿羊。

西摩所蓋的印鑑，已經把克萊茜絲想要供養那衰老船長的錢，遞送到安多士了。可是斐洛克里斯的看護人對於他們所負的職責，早已厭倦了，而且對於那時斷時續的匯款，也不滿意。他們決計利用這一筆錢，把他送到勃黎諾斯去。要達到這目的，必須等病人神志清醒的時期。這時期終於來臨了；他們趕快替他理好行裝，梳光頭髮，領他到碼頭上去，他們在那裏找到一隻航行於昔加拉底（Cyacles）島間的船的船長，情願擔負這任務。就這樣，在克萊茜絲退隱幽處的那天下午，斐洛克里斯安抵勃黎諾斯了。一個城市酒店的侍者，被派陪他到她屋裏，於是這小孩氣的船長，突然被推進天井中那班謀叛的受扶養者之間。

十年前斐洛克里斯是地中海上最偉大的航海家，技術最精，經驗最富，聲譽也最隆。他到過西西利和迦太基許多次；他穿過赫丘爾海峽，也到過不列顛的太

爾人的礦地。他曾經向西航行了幾個月，經過大海，去找新島，後來因觸神怒，才不得已轉回。在現代，男人做船長或商人或農夫，可是在古代，男人是最尊貴的雅典人或希臘人，島民們都把斐洛克利斯看做那一階級的人，一位生不逢辰的偉大人物，當克萊茜絲初次認識他時，他已經是在中年時代了——在他到埃及去的航程上，有一次她是一位搭客——在一個喋喋不休的世界上，還找得到爽直的人，在舞手動腳的文化中，還有一雙安靜的手，這叫她覺得驚異。他被各種氣候曬黑了。他站在所到各埠的廣場上，雙腳張開，似乎永遠固定在甲板上一樣。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身材似乎太高大；他的雙眼是奇特的——不慣於較近的視線，太常用於觀察雲與雲間的星宿，和雨中海岬的輪廓了。風，鹽與飢餓塑成了他的頭，他的腦子不是變成輕浮，而是因長期責任與長期航海的強制節慾，而變成豐富與精鍊的了。他是克萊茜絲一生所最愛的一個人，發現他的秘密者也是她，驅使他去過冒險生涯者既不是冒險，也不是贏利。他是在虛度光陰，填塞時間，希

望跳出因女兒的死亡而失了滋味的人生。這兩人在彼此的眼中，看出他們的共通之點，看出他們兩人在自己心裏，都已死了。他們過着一種離開自我的生活，這種自我是支撐着一般人的，這種自我是一捆自我主張，是一捆貪慾，是一捆浮華，也是一捆容易觸怒的驕傲。三年前，斐洛克利斯被迫統率一個交戰中的城市的一些船隻。他被俘虜，被毀傷肢體了，而一個這麼雄偉的人，終於變成一個畏葸的孩子了。

綿羊們審視這位突如其來的生客。他們詢問他，以他的答案爲笑樂。然後給他一隻橈子，擺在陽光中，讓他在那裏低語個心滿意足。

夕陽西墜了，過了一會，克萊茜絲踉蹌着穿過門戶，抱歉地笑着，把她的頭髮推在後邊。『對不起，我的好朋友們呀，對不起，我在沙上睡着了，我來得這麼遲，十分抱歉。』（男女們都輕傲地提高他們的眉毛，繼續工作。）『亞璧勒辛，發生了甚麼事嗎？』（亞璧勒辛以亞力山大人的傲慢態度，咳清喉嚨，專心

在找地上的一條線，）『唔，我們得找些特別希罕的東西來充晚餐。』

綿羊們爲這光怪陸離的巧計，而交換着憐惜的眼光，當克萊茜絲走進屋裏去時，他們哄然大笑了。這哄笑是卑屈的，但是靈魂已經回到羣裏來了。最後亞璧勒辛發出一個暗號，格莉茜蘭便走上門去，向克萊茜絲宣說斐洛克利斯已從安多士來了。他看見她走過，回憶的刺戟叫他顫抖着。他站起來，顛顛倒倒地走到天井當中。她看見他面容憔悴的臉上，有着一對空洞迷惑的眼睛，與散亂的鬚鬚，站在她跟前。

她走向前去重複着說，『我親愛的朋友，我的朋友！』可是當她擁抱他時，似乎有一個大聲音在她心裏說：『要發生甚麼事故了。我的生命的線索已經在收束了。』

那晚克萊茜絲從輕眠與不安中醒轉來，因爲她本能地曉得有人在她身旁。她

用一隻手彎托起身來，向門戶朦朧的微光中窺視着。

『是誰？誰在那兒？』她說。

似乎有一個人影突然從門檻上站起來。『是我，克萊茜絲，是格莉茜蘭。』

『有甚麼事嗎？誰不舒服嗎？』

『沒有……嚶嚶……』

『我的孩子，點一盞燈。你要甚麼啊？』

『克萊茜絲，我吵醒你，你可氣我？我睡不着，克萊茜絲，我不得不到你房間裏來。』

『但是你爲甚麼哭了，我親愛的，我的鴿子？來，來坐在牀緣上。我自然不會氣你。』格莉茜蘭坐在她身邊地板上。『不，不，——地板太冷。到這兒來坐。你頭髮潮了！告訴我，你爲甚麼不快活？』

『沒有甚麼。』

『甚麼？那麼你有甚麼話要告訴我嗎？』

『沒有……我不曉得甚麼事……我祇希望你跟我說話。』

『唔，我有話要告訴你。』克萊茜絲在撫摸着格莉茜蘭的頭髮，用她指尖溫柔地順捋耳上和耳後的髮股，當時格莉茜蘭突然用她的手臂抱住她姊姊的頸項，不能自制地啜泣了。克萊茜絲繼續莊重地撫慰着，以為她祇是遇到青春時期所發作的無意識的失望而已，這時期因為腦力的長進，而先理會到生存遲緩的痛苦。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她以有韻律的低聲喃喃地說，『噓……噓……噓……』

噓……我們愛你的。我們這屋子裏的人都愛你。我們美麗的格莉茜蘭，我們溫雅的，我們非常美麗的格莉茜蘭……噓……噓……好了，不要哭了！你現在可舒服了？我有好消息告訴你。（不，不，這裏有地方好坐。）這好消息就是：從明天起，你要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要讓你一個人走遍全島。而且當美茜絲和我到市場上去時，你也可以跟我們一陣去。你倘使喜歡的話，你可以爬山，你可

以沿水濱遊玩，——我也要將我心中的大秘密告訴你，——海邊有一個美麗的秘密處所，在那裏一個人可以完全獨處……怎樣呢？你開心嗎？這消息不叫你覺得快活嗎？』

『是的，克萊茜絲。』

『喏！我以為這可以叫你非常快活，可是你却祇說：是的，克萊茜絲！』

『克萊茜絲，告訴我：我將來會怎樣呢？』

克萊茜絲在黑暗中換了換姿勢，把眼睛閉了一會兒。『噢，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那是每個人，世界上每個人所問的話。哪，你先告訴我：你希望將來怎樣呢？』

『我希望和人結婚，而……而住在他家裏。克萊茜絲，告訴我：我可能和人結婚？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沒有甚麼東西，我可以和人結婚嗎？』

『我的親愛的，向來往往……』

『克萊茜絲，我現在長大了。我已經十五歲了。請把事實告訴我。我得曉得。不要說哄騙我的話。我得知道事實。男人可以向我求婚嗎？爲甚麼你回答得這麼遲呢？』

『關於所有這一切，我已經計劃要和你作一次長談。但不是現在。等幾天；等到你過一星期，過兩星期這種新生活，那時候你將自由走遍全島。那時候你就更會瞭解我所要說的話了。』

格莉茜蘭停了一會。『我曉得的，我曉得的，』她說着，她的臉靠在克萊茜絲肩上。『那就是說永沒有人能夠和我結婚了。』

『不，不，我不是那樣說……』

格莉茜蘭立起來，站在房間中。『我明白的，』她在黑暗中說。

克萊茜絲又用一隻手彎托起身子，慢慢地說：『我們不是希臘的公民。我們不是有家的人。我們被看做異邦人，祇比奴隸強一點。其餘的人都住在他們的

家裏，每個人都認得他們的父親和母親；他們互結姻緣。他們以爲我們永不能習慣於他們的生活。雖然這一切都是實在的，——』

格莉茜蘭說，『但是世界上也有和做過奴隸的女子結婚的男人。』

『是的，假如一個青年愛上了你，他或者會接你到他家裏去的，這是我這樣愛護你，這是我把你藏在這屋子裏的原因。全島的人都由來赴宴會的青年口中，曉得你在這裏，曉得你被小心地保護着。現在你要到島上去自由散步，你得比別個女子百倍謹慎。你是美麗的，你是善良的，在他們所有惡意的眼前，你得顯示你的溫雅與善良給他們看。我們祇能這樣說，也祇能這樣希望了，我的孩子。』

『克萊茜絲，也許……我終究最好不要自由到島上去亂跑。』

『不，不。你會覺得喜歡出去的。這種感覺會逐漸產生出來。但是現在你得到牀上去睡，我的親愛的。一切問題會迎刃而解的。你眼前祇要做你自己，做個真真的自己，我的格莉茜蘭。』

格莉茜蘭顛顛倒倒地向前移着步：『克萊茜絲，我得告訴你一件事。』

『說呢……』

『你會氣我的，克萊茜絲。』

『嗯……』

『願諸神保佑我，我……我和美茜絲談過，現在我曉得我要做一個孩子的母親了。』

靜默了一會，接下去是克萊茜絲把腳放在地板上的聲音。『美茜絲在那裏？讓我起來。』

『是實在的，克萊茜絲。你出去時，我失信了。我時常出外，到山上去。』

『噢，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但是他愛我的。他會和我結婚。他愛我，我曉得的。』

『是誰？他叫甚麼名字？』

『是彭比拉斯，西摩的兒子。』

克萊茜絲在黑暗中變得嚴正了。接着她慢慢地把腳放回牀上。格莉茜蘭繼續狂放地嚷道：『他愛我的。他會照顧我的。他已經這樣告訴過我許多次。克萊茜絲，我要怎麼辦呢？我要怎麼辦呢？我害怕。』

門邊一聲低沉的悲歎，顯示美茜絲陪她較幼的女主人來會談，跪在門外，沒有勇氣進來。

過了一會兒，克萊茜絲以一種失常的輕聲說：『那麼，你……現在到牀上去，去睡覺吧。是的。我們在這裏兩個人都會着了涼的。已經遲了。我想差不多該是侵晨了吧。』

『我睡不着。』

『一切都會順適的，格莉茜蘭。我現在不能多談了。我不很舒服。我們早晨再談吧。』

梅莉茜蘭顫慄着離開房間。

在比較沉鬱時，克萊茜絲實行一種她所謂『與運命的對話』。現在，當她轉向牆壁時，她說：『我聽見你了。你又勝利了。』

不久，她胸口的痛楚漸成固定而無間斷的了，克萊茜絲曉得她的生命接近結束時期了。她倒在牀上，她的思想再也不緊貼着她週遭的世界了。現在，當她的勇氣被她的痛楚破壞了時，她不敢問她自己，她究竟是否不會被愛過，混亂地，沒有意義地生活着，是否也要這樣死去。她時時窺視自己的思想。查考自己對於死後的生命，生命的審判，或生命的歡樂所抱的信仰；在一切探尋工作之中，最費力的是走下思想的長走廊，達到信仰的王座的最後一間大廳那段行程。她想到她的直覺安慰了自己的片刻，想到她以安多士的搖籃歌，和悲劇詩人的著作的片段，來安靜自己的心情的片刻，她沈湎在這種追憶裏。她保留着力氣，去達到末了一個慾望，這種慾望對於活了半世的人，也許有點不值得的。她的

思想是由正式的文學，由史詩和抒情詩，由悲劇和由英雄傳記塑成的，她從閱讀這些書，而沾染了一種迷信的思想，以爲一個人得英勇地死，甚至維持她的美麗也是這高尚禮法之一部。世界上所遺下的唯一恐怖，是恐怕她會以哀哭和痛苦，以破碎的腦子，以散亂的顏容離開世界。

這安多士人病重的消息傳遍全島了。做過她賓客的青年們，一方面受他們母親的譏刺，另一方面對克萊茜絲表示尊敬，可是有幾個青年，羞怯地帶了酒和乾酪送到她門上去。在這種短時的會談中，她用一隻手彎托起身子，想要恢復她輕聲發言的嬌媚姿態。但是大半的青年都躲開；要同時保持他們肉體快感的記憶，和對於行將就木者的尊敬，是需要一個更成熟的腦子的。

彭比拉斯的躲開，還有別種原因。他和格莉茜蘭結婚的事，似乎越來越不成功了。但是有一天早晨，他到克萊茜絲的屋裏來，要求拜訪她。他在天井中走着，穿過那些形形色色的驚惶的受撫養者之間，他看見了格莉茜蘭，她沉默而失

望地坐在她姊姊的門上，在斐洛克利斯身邊。彭比拉斯停了一會兒，一脚跪在她面前，拉着她的手。『不要怕，』他低聲說。『你不會受傷害的。』她並沒從他的話得到甚麼勇氣；她舉起眼睛，審視他的臉。她嘴巴顫抖着，可是沒說出話來，她的眼光又轉回到地上去了。彭比拉斯走到克萊茜絲的臥室裏去；片刻間，他在黑暗中分辨不出甚麼。一會兒，他就看清亞士克拉比亞斯與亞波羅寺院的祭司在角落裏，屈身向着一個火盆，最後他看見克萊茜絲從牀上莊重地向他微笑着。他於沉默中坐在她旁邊；兩者各待對方發言。

最後他說了，『克萊茜絲，聽見你病得這樣利害，我們很擔憂，我們大家都很擔憂。』

『謝謝你，彭比拉斯。謝謝他們大家。』

『這幾天……這幾天雨水這麼多。當陽光復現時，你立刻就會覺得舒服點了。』

『是的，一向就是陽光對我最有益處。你們在農場上都好嗎？』

『都好，諸神是可讚美的。』

『諸神是可讚美的。我將永不忘記你父親替我做的一件恩惠。』

彭比拉斯覺得十分驚異。『我的父親嗎？』

『噢，請恕我……我現在記得了，我答應過他不要對你提起的。噢，我的病痛叫我忘了那句話。我真慚愧，我真慚愧。可是現在我還是多說一句好，那是他爲我辦的一件小差事，由他一隻到安多士去的船做的。我不願讓他以爲我失信。我誠懇地要求你，不要告訴他說過這件事。』

『我一定不告訴他，克萊茜絲。』

他們又靜默了片刻，在她自疚時，她那雙無力的手，輕輕地壓着床上。

『是的，』彭比拉斯說。『當陽光比較多時，你即刻會覺得舒服一點。天已經陰霾得好久了。以前天好像從來沒有陰霾得這麼長久的。』

他們倆都對自己的內心喊道：『我們怎樣才能跳得出這種環境呢？』

『我們不時在懷念宴會，克萊茜絲，我願再告訴你一次，那些宴會給我極大的快樂。我在期待着下一次的宴會，我忘記你答應在那時讀甚麼劇本。』

『是幼里披底的埃安（*Ion*）。』

『是的。』

『此人，』克萊茜絲微笑着向祭司斜視說，『此人是我的埃安。』

也許是因為字面選擇不佳。她彷彿看見那祭司屈身工作的時候在蹙額。『請寬恕我，』她唐突地對那祭司說，『假如我觸犯了您。我不是惡意的。』

可是眼淚滾下她雙頰了。她說，『彭比拉斯，人生是充滿着錯誤的，但是我們對不起我們所愛戴與敬重的人的地方，是我們所忍受不了的。』祭司走近牀的彼端，整理枕頭；向她耳語了幾句話，回到他的火盆旁去。

『我使你覺得吃力嗎？』彭比拉斯問道。

『不，不。你來了我十分快活。』她自己想道：『時間是在消逝着了，而我們在談甚麼呢！難道我找不出甚麼真心話，一些可以給他和我憶念的話，來對他說嗎？』可是她不信任充滿着她內心的情感。那也許祇是興奮和痛楚；或是一個朦朧的假感情。也許最好的辦法是克制情感；是勇敢而沉默；是談瑣細的事情。克服這羞怯，把心中所要說的話明說出來，這可是更大的勇敢？那一樣才是對的呢？

彭比拉斯在想着：『她要死了。我有甚麼話可以對她說呢？但是我一向是不會說話的。我很笨。我又不是她的誰，祇是凌辱她的妹妹的人。』他用低低的聲音說：『克萊茜絲，假使辦得到，我決定和格莉茜蘭結婚。無論如何，你可以相信沒有甚麼會傷害她的。』

『我雖然十分愛她，』克萊茜絲回答着，非常困難地在找話說，『可是我並不強迫你這樣做。我……我再也不相信我們所遇到的事情是重要的了。你將和

格莉茜蘭或別人結婚。時間會表現這事實。內心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我決計盡我的能力去幫助她。』

『彭比拉斯，你祇要毫無恐懼，毫無疑慮地做你自己。』

『克萊茜絲，在宴會中我對你說那麼少的話……又坐在遠端，而又……請你寬恕我這些，我的脾氣是那樣的。並不是因為我不尊敬你。我不像別人那樣會說話。我祇是一個旁聽者。就是現在，我也是言不達意。但是我遵從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克萊茜絲胸口的痛楚似乎增劇到無法容忍了。『啊，朋友，』她說，『不要担心。事情並不像表面上這樣不美滿……這樣混亂的。』祭司一直在注視她；她輕輕地向他作勢示意。『我不希望你跑開，』她幾乎是耳語似地繼續向彭比拉斯說，『可是最好現在讓我安眠。』接着她用一隻手彎提高身子，痛楚地吐氣說：『也許當這一切痛苦都過去了時，我們會在來生相見。我想諸神還替我們

保藏着一些神秘的地方。但是假如我們不再相見，讓我現在說出來吧……」她的手掌在蓋在她身上的被上張合着，『……我想對一個人說……我遭遇過世界上最不幸的事，然而我稱讚世界以及一切生物。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有的時候請你記得，我是一個愛一切的人，一個接受諸神所賜的光明與黑暗的一切的人。你也要這樣做。再會。』

西摩老清早就起來看克萊茜絲的葬禮。希臘人，由於他們的直覺與迷信，總是在黎明之前舉行葬禮的，所以當她家裏的小隊伍準備穿過城中的街道時，還是深夜時分。當西摩來到廣場上的時候，他看見已經有許多勃黎諾斯的男人聚集在那裏了，他們拉着粗外衣週身的縐紋，站着以低聲聚談着，與他同齡的男人都帶着好奇與輕蔑的情緒，自相慶賀着，欣幸這島已從外邦女人的勢力下解放出來；可是認識克萊茜絲的比較年青的男人們，都以陰沉的臉站着，他們因為仇視那些父老歡暢的情緒，連喉嚨都變硬了。西摩於沉默中，站在克林美斯身邊，可是拒

絕應對後者的生龍活虎的批評。不久，當他聽見笛聲和哀哭者的聲音自遠而近時，他發覺彭比拉斯站在他旁邊，和他自己一樣沉默。

美茜絲盡力管理着她前面的曳行着和蹣跚着的隊伍。斐洛克利斯提高膝頭走着，像兒童在行列中走路一樣。他一手拿一把草，另一手握着他的同伴老閹者的外套；可是他不時走錯了路，或是呆站着，以閃耀的大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火把或笑着的旁觀者。在他背後，豐腴的非洲黑女不能自制地向前跑，去走在她逝世的朋友克萊茜絲身邊，以前當她做錯事時，克萊茜絲的責備總是那麼可怕的，可是克萊茜絲的笑容，已經儘夠補償她永世的沉默了。格莉茜蘭低着眼睛走着，失去了希望，也忘記了她現在得裝出哀慟與迷亂的表情。這一切都在啟明星的光輝底下，在那無風的空氣中掛在隊伍頭上的長烟圈下，向前行進。

當旁觀者跟着行列進到曠場上時，西摩的注意力，集中在格莉茜蘭身上，因為她的懷孕，是大家都看得出的，因為她的相貌酷似她的姊姊，因為她心中的

抑鬱，因為她的美麗與貞淑的姿態。他發覺他的兒子也在注視這女子。其實，在整段行程中，彭比拉斯一直用他熱情的眼睛望着她，想要截住她的視線，傳達他的鼓舞與愛意。可是一直到他們到達堆疊着的那堆木柴，在上頭有一隻山羊和一隻綿羊的尸體，放在克萊茜絲尸體的旁邊，一直到火點到柴上的時候，她才舉起眼睛來。接着在慟哭的聲音更形響亮，笛聲吹得最動人的當兒，她轉向美茜絲，開始肆恣地向她說話。可是在那嘈雜的聲浪中，她那些熱烈的話沒人聽到，美茜絲的勉勵的話也無人聽見。格莉茜蘭扭動着身子，想脫離美茜絲扶着的手臂，高騰中的火焰，照耀着這兩個女人遲緩的顛顛倒倒的掙扎景象。彭比拉斯在他神思極度灌注於這女子的苦難中，伸出雙手，慢慢地移步向前。現在他聽到她重複着的話了：『那是最好的。最好這樣！』格莉茜蘭突然推開那老太婆，高喊『克萊茜絲！』一聲，向前踉蹌着，要縱身到她姊姊的尸首上去。

可是彭比拉斯已經先看出這種企圖了。他橫跑過沙地，抓住她披散的頭髮，

把她拉回他的臂間去。接觸到那環抱有的手臂時，她淚如泉湧了。她把頭靠在他的胸前，似乎以前曾經在那裏靠過，現在又回老家去一樣。

全部旁觀者立刻感到這次擁抱的恥辱，尤其是克林美斯，他以抗議與驚訝的眼光望着西摩，可是西摩已經移步走開，於晨光曦微中慢慢地步回家中了。現在他明白過去幾月來的彭比拉斯了。

島民不斷地議論着克萊茜絲葬禮中所發生的可驚異的事件。他們以屏息的興奮，觀察着西摩和克林美斯兩家所產生的冷淡與隔膜。不久就有謠言說彭比拉斯已經答應要承認那孩子，雖然還沒有人議論到婚姻的可能性。後代的讀者是不能瞭解這青年所處的困難境地的。在那時候，婚姻還不是一種愛情的關係，而是一種非常莊嚴的法律手續，契約中的新郎的部分，大半不是關於他自己，而是關於他的家庭，他的農場，以及他的祖宗的。沒有父母的接濟，家中沒有一個居住的地方的青年，祇能算是一個流落者而已，沒有社會，經濟或公民地位。祇有西摩

宣佈同意，婚姻才是可能的。這些島嶼的習俗，鼓勵做父親者的暴躁與專制，可是西摩和他兒子的關係，向來是疏淡得出奇的。他因為自己對於兒子的敬重，因為他以為是他自己的弱點，而不知所措了。然而西摩的沉默，並沒有最後拒絕的意思；這沉默甚而似乎有由彭比拉斯決定的意見，雖然這決定很有抱憾終身，和一生在農場上論爭的可能性。

克萊茜絲葬禮後許多月，有一天，彭比拉斯到競技場去運動。他進入低門，對一羣坐在牆邊帳篷下喧鬧着的朋友點頭，他橫走過燙熱的紅沙。一個在年青時代得過一隻桂冠的門邊的老侍役，跟在他背後，快步走過這燙熱的競技場，等到彭比拉斯坐在大理石橈上時，立刻開始替他按摩腿肚和腳踝。在場中央，克林美斯的兒子，空手在練習擲鐵餅的姿勢；他舉膝轉身三五十次，想要固定他肌肉的運用，使其得到完美的姿勢。另外兩個青年，在練習節期的舞蹈，時時停下來，互相指斥最輕微的不和協不均衡的地方。亞士克拉比亞斯與亞波羅寺院的青年祭

司，在兜跑道跑着。彭比拉斯把侍役打發開去，和衣臥下，讓陽光曬在身上。他不曾想到自己的問題，腦中空空洞洞，充滿着和令人懨懨欲睡的暑氣一樣的抑鬱的痛苦。不一會，他把手彎攔在地上，舉起頭來，把臉頰靠在手，注視亞波羅寺院的祭司。

這祭司從來不參加競技，可是無可疑議地，他是島上最有長力的運動員，速度也祇有彭比拉斯才能勝過他。除了節日以外，他天天出場運動，跑六英里。他保持一種完美的節制生活：他不喝酒；他祇吃水果與蔬菜；他與太陽一同起身，除非有人請他去照料病人，他也和太陽一同入睡。他發過獨身的誓言，永久不想起結婚，對於慾望義無反顧，沒有受環境的引誘去幹一次無害的邪行的可能，當他深深地把握住這誓言時，他的心靈充滿着普通人所體會不到的力量。他的職務需要他花費多量的時間於病痛者之間，因此他也變成一個憂鬱沉悶的人了，島上沒有跟他十分熟識的人。但是他對於病人和瘋子，有一種特異的能力，

祇有在他們認罪與絕望的時候，他才開口；認識他的人，以後就永遠以感恩與驚異的眼睛望着他。他祇二十八歲，可是已經被雅典和科林士的祭司派到勃黎諾斯來了，這是一種很大的榮譽；因為勃黎諾斯的神龕，在亞士克拉比亞斯和他父親亞波羅的神話中，佔着特別重要的地位。除了運動場上的敬禮以外，彭比拉斯從來不會跟他講過話，可是在全世界任何人中，他寧願認識他，而他也以莊重的興趣注視着彭比拉斯。現在彭比拉斯臥着，用眼睛跟着他，希冀能把自己的生活，重度一遍。

他突然覺得有人在搖他的肩膀，是他的一個同伴。『你父親來了，』那青年說着，回帳篷裏去了。彭比拉斯站起來，恭候西摩走近，老侍役在前領導。

『站在你所站的地方，再臥下，』西摩說：『我要坐在這條長橈上。我想跟你說話。』

彭比拉斯臥下，臉孔轉向跑道。

西摩用衣襟揩着臉。『我是不久人世了，我的孩子……但是……總而言之，我們總得討論這一件事。』他自己沒有把握。他哼鼻子。他咳嗽許多次，胡亂理好外衣的褶痕。他重複着說『那麼呢』和『唔』，等着彭比拉斯說話，可是沒有用。最後，他才把那準備好了的導言說出來：

『唔，我的孩子，我料想你是要和這女子結婚的。哼……』

彭比拉斯把頭擱在疊攏着的手臂之間，似乎要睡一樣。他預料到他所要聽見的一切無意義的話，於是嘆氣了。在他心中，他曉得他祇要說好或不，他父親便會成全他的願望的。

『我不想強迫你。我想你已經夠大，可以自己看出好壞了。可是現在，我想把這件事各方面都談到。我要用最簡明的話，把這件事的另外一面說出，就這樣隨它去一會兒。我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的，』彭比拉斯說。

『唔，從頭說起，我們得面向這事實才對，你在表面上是沒有跟這女子結婚的義務的。我研究過這件事。她不是一個希臘的公民。她碰巧在被保護的情境下長大，至少我是這樣看她的。這克萊茜絲似乎設法要提防這女子陷入她的生活方式；但是這也不能改變她祇是一個舞女的事實。唔，告訴你，我看得出她是貞淑有禮的。她顯得正和我們自己的阿娥一樣的人。但她永不能希望得到比她現在更好的地位。世界上遍地都是像格莉茜蘭這種可愛的無家可歸的女子，可是我們不能歡迎她們到我們完美的希臘家庭生活組織中來。你可以確知，克萊茜絲完全明瞭格莉茜蘭將來得變成一個像她自己一樣的藝妓，或是一個奴隸的。』

西摩停住了。他祇能看到他兒子的後腦，可是他想像得出彭比拉斯臉上那副不快活的表情。他再咳嗽一次，突然又開始另外一段話：

『無疑的，你因為一句誓言而覺得你自己應該和她結合——但是，彭比拉斯，一句你忘記替我們其餘的人，尤其是你的母親設想的誓言。我們曉得，假如

你決意要和這女子結婚，你的母親和妹妹，會盡她們的所能，去和她過和睦的生活；但是，那未免太難爲她們了。你是曉得她們的。這女子連我們島上最起碼的禮儀也不懂。她不曉得我們的婦女生活，是多麼簡單與單調的。我逆料與安多士人和山上屋子裏那羣奇形怪狀的隊伍共同生活，是一件希奇古怪的事。她跟我們在一起是會不快活的，就使她不整天和你母親吵架……更不幸的……她會變成沉默與憂鬱的人。彭比拉斯，她們永不會彼此相愛的。還是現在橫下心腸，讓她去好，免得立下不睦之基，在我們農場上，立下永世的不睦之基。』

他突然把話忘了，可是他重新想了起來，又繼續說下去：

『唔，就說你母親和妹妹喜歡她，在家裏很客氣地款待她吧，在她的一生中，她也要忍受島上其餘女人的奚落的。我兒，我們男人對於社會上的地位，向來是不大注意的，可是女人……女人因爲她們所注意的事情太少了，以及……以及種種原因……她們樂得有人可以不理睬，或者可以看不起。這叫她們興奮。格』

莉茜蘭不是一位希臘的公民。她的姊姊是藝妓。她的一生將不得不忍受她們的侮辱。可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事。』

他希望這美妙的轉移話意的停頓，會引起兒子改變姿勢，但是這青年還是臥着不動。西摩疲乏的眼睛，慢慢地瞭望着競技場。

『這女子是不康健的。村上的女人似乎有點曉得。她是一個性急的，神經質的善感的女子，她會替你生一批瘦削病弱的子女。你我都曉得那些家庭。她是會像我們鄰居都羅的妻子的；不是嗎？這種女人——雖說她們往往是比較可愛的，對，比斐南明娜更可愛——但是她們身體的軟弱會使她們好抱怨，好鬥嘴。而且這傳到她們的子女身上。一個人是不應該生那種不能參加別人的運動的孩子的，那種一生經常患發熱，咳嗽，和痛楚的沉靜的孩子。人生最重要的是有滿屋強壯健康的兒子。唔，娶斐南明娜吧。照詩人的講法說來，你不「愛」斐南明娜。唔，當我和你母親結婚時，依照那種說法講來，我也許不曾「愛」她。但是我漸

漸愛起她來了，而……喔……現在我真不想和別人結婚，我不相信跟別人會有這麼美滿的婚姻。斐南明娜是漂亮的。但最重要的，斐南明娜是健壯的。那麼……那麼，彭比拉斯，我現在所說的話，可像有點真理的？……彭比拉斯？」

可是彭比拉斯已經睡着了。

他最後所想的，是回憶到克萊茜絲的一句格言，一句他故意要就字面上來解釋的諷刺話：我們由慷慨所造成的錯誤，是不及我們由謹慎所收穫的利益那樣可怕的。

西摩並不發惱。他嘆氣了。他舉眼看見亞士克拉比亞斯與亞波羅寺院的祭司在兜跑道跑着。他記得許多月前，他和蘇士那塔蒂彭比拉斯的姊妹到寺院裏去那天。阿娥患耳痛病已經兩天兩夜了，雖然他們曉得當人家請求祭司醫治小病痛時，他往往不很歡迎，可是他們大胆送她去求診了。他通常診視病人的時間，是日出以後不久，他們在那兒找到他的診察處了。有用床抬來的病人；有患瘤症

的，患長期衰弱症的，患眼痛的；有患鬼的。西摩和蘇士脫塔一生沒有病痛。他們把疾病看做像貧窮，像淫亂一樣，看做不良的公民；他們這麼厭惡疾病，差不多想要回家去了。祭司在診病時，命令帶病人來的家長，要退到遠處去，西摩和蘇士脫塔悻悻地退到附近的樹林中去了。阿娥似乎不像她父母那樣厭避疾病；就是在她走近這地方之前（她用手指塞着耳朵），她已經發生敬畏之心了，當輪到她的時候，她氣促地陳述她的小故事。祭司輕輕地摸她的耳朵，誦着符咒。他倒一點油進去，深深地看進她那羞怯的眼睛。在他凝睇着她的當兒，他的唇上逐漸浮現笑容，她也慢慢地報以一笑。對別人的真影響，不是由一時的辯才，也不是由甚麼切當的話而來，而是由包藏在眼中的思想而來的。有一件事是比醫愈疾病更偉大的，那便是接受疾病，並担負疾病的痛苦。耳痛不會立刻消滅，但是阿娥驅她的父母說耳痛立刻消滅，因為他們不會明白所治愈的另外一種病的；她整夜不訴苦了，她把祭司所給的一小袋桂葉緊壓着耳朵，自言自語

着，重演着那一次的會晤和眼睛的那一瞬。從那時以後，她不會再和這祭司談過話，可是當她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時，她心中充滿着興奮的情緒；她羞怯地招呼他，她的眼皮於表示急促親密的眼光中閃動着，他也以笑容向她含糊示意。她的父母對於這重關係，覺得有趣；這祭司把他們向來所不曉得的，他們女兒的另外一面，表現了出來，這影響了她的一生。此後，她甚至站得直一點。有一天，一位住在島上彼端的表兄來同他們一起就餐，偶然說了一句侮辱祭司的話，說他主要的功用是給患幻想病的老太婆做安慰者。阿娥眼睛轉黑，她嘴唇筆直着在生氣。她不願再吃一口飯，從此以後，這可憐的笨表兄再也不能逗引她說一句話了，他也不曉得爲甚麼。現在當西摩注視着祭司時，這一切都回到他腦中來了。

他自己想道，『像那樣的人，一定有一種生活的秘訣。他們爲甚麼不爽爽直直地告訴我們，而把這秘訣包藏在神秘與儀式中呢？他們有一種秘訣，叫他們

不至於像我們這樣東衝西撞。是的，我在這裏幹麼呢？」他接上說，把下唇突了出來，『我不是在愚弄自己嗎？我東衝西撞，對於一無所知的事，還在給人家以忠告。』他對睡着了兒子看了好一會。『彭比拉斯也有那種秘訣。那個從安多士來的女人也有。克林美斯是說得很對的，祇不過他說這話是含有惡意的，他說彭比拉斯有點像那祭司，有點那祭司所有的特點，想侵入彭比拉斯的內心。我還是站起來走開罷，免得再說出甚麼話來。』

於是他心中抱愧地離開競技場了。

彭比拉斯的心意還沒有完全堅決，還是在煩惱與自責的重荷下，於是他決定引用一種古代希臘人所常行的習俗，以便對於他的問題，獲得更深的見解，並且得到一重最後的保障，這種習俗在這故事發生的時代，已經消滅了。這習俗祇是從第一天日出時到第二天的緘默與禁食，在寺院內度夜，或是在第二天晨曦之前到寺院來都可以。這種禮俗並沒有甚麼特別的魔法：這種禮俗可以廓清腦中肉慾

的怒焰，叫腦子脫離當日的事務，有時候是準備要去實現一個重要的夢想。警醒者謹守他禁食與緘默的戒約，但是希臘人並不准以進一步的自制，來提高這種體驗。那人照常在家裏走動着，在競技場中運動，或是在紡機旁工作；他也睡覺。假如有不曉得的人向警醒者說話，他祇消把手指伸在唇上，說話的人便會意了。運動家在賽跑的許多天以前，新娘們在新婚前夜；希望找到失落的首飾，或是希望在做夢時愛情死灰復燃的老太婆；開拔前的忠心出征兵士，還遵行這種禮俗。一位健康的青年，在平穩的生活潮流中，會引用這種禮俗，委實有點希奇，可是島民還夠虔誠，能夠遵敬這種會表現他們光榮的祖宗底精神生活的禮俗，而不予以批評。

近中午時分，他已經餓得慌了，這增加了他百倍的煩悶。無論走那條路，都得牽累到別人的不快。在這選擇的壓力之下，有一會甚至使他失去對格莉茜蘭的情愛了。他爬到島的遠部去，空洞地凝睇着海。無意識地拔着他所坐的石頭

間的草。他來到他初次遇見格莉茜蘭的地點，站了一會兒，和他週遭的石頭一樣沉靜，自問着人生的結交，到底是以偶然的遭遇爲根據呢，還是以幽深的內心需要爲根據。當他回農場上去時，他的母親和妹妹，感覺到他內心的孤寂，以沉靜的腳步走動着。奴隸躡着趾尖做事，最後於沉靜與驚疑中引退。吃晚餐時，彭比拉斯閉眼坐在門邊。他弟弟回來時，驚異而謹慎地跨過他的腳，（祇幾個月前，他也警醒過，但很壯麗，是和另外十二個青年，在他們結盟的盛會中舉行的，）躲在遠處，看見一個大運動家變得這麼嚴肅，覺得不很舒服。阿娥隨意端一盃水給彭比拉斯，他喝了，喝時親熱地望着她莊重的眼睛，向她微笑着；她非常莊嚴地回到她桌前的位子上，心中私自興奮着，似乎做了顯而易見的事似的。當最後西摩叫她和她弟弟去睡覺時，她溜到她父親跟前，把嘴唇湊近他耳朵：『甚麼事，爸爸？』她低聲說。『不，告訴我，甚麼事情？』他執住她的手，玩弄了一會兒；他賢明地提高眉毛，叫她到床上去好好地睡。她在黑暗中從床上注意家

裏的動靜：她母親披了一件外套，到巖邊的花園裏去，後來她父親也照樣做了。她以睜大的眼睛和機警的耳朵，注意着這種罕見的夜間徘徊。她心中充滿着愛的興奮；她猛烈地吻她的玩偶許多次，她哭了。她逐漸發覺她弟弟也在偷偷地用手和膝爬到天井中的月光底下去；她也偷偷地出去，他們互相睇視着。可是彭比拉斯突然於朦朧中從陰影下出現，揮手叫他們回去睡覺。

彭比拉斯在外天井中徘徊着。月亮又顯得圓滿了，月兒在那排爬過山頭伸展到路上去的橄欖樹上，灑下一片乳藍色的霧，在農場中的房子間，投下黑影。月色的清朗，和在它所照着的人類心中所引起的神秘的興奮，形成了特異的對照。彭比拉斯看見他父母走進花園裏去，可是他現在是不帶情感，不帶憐惜之意去看他們的。他走回屋裏，臥身床上。他從來不曾有過更冷淡的心情。他覆臥着，用手指在地板上描着輪廓。

西摩往來走着時，介殼在徑上閃耀着；他不時偷眼看他的妻子。她坐在一條

精琢的染色大理石檯上，那是西摩的母親最喜歡坐的位子。這石檯是在許多年代以前，安置在無花菓亭下的，這無花果亭早已在某傳說的暴風雨之夜被吹倒了。這石檯安置在花園的遠端，在那裏有一塊巖石斜伸到海面上去，我們從那裏永遠可以聽到底下波濤進退的悠長廣播的竊語聲。西摩的母親從那座位上，指揮養育五個孩子的事務，揩乾他們的眼淚，點頭聽着他們幼稚常變的興味趨向。『從遠處看，』西摩對自己說，『人生是和諧而美麗的。無疑的，在我母親從那石檯上向我們微笑着的那幾年，也正和今日一樣，充滿着不如意與煩惱的事，但是在記憶中，那幾年是多美麗啊！死人都包藏在愛之中；這也許是一種幻象。他們到地下去，於是慈愛的光輝就慢慢地照射着他們了。可是目前的情形：這連續不斷的家常小煩惱還存在着。我已經過六十年這種生活了，如今還被遲疑不決的性格所煩擾着。我還在問自己，那一樣才是真的人生：是目前和目前的不滿呢，還是追憶和追憶的情感呢？』他又留神再看蘇士脫塔一眼，她坐着，用手指撫弄着外套

的褶痕，她姿勢的每一點，都表示她無情與叛逆的性格。『是我的錯，』他繼續說。『假如我聰明點，我就能把這件事辦得好。我既然是家長，就該堅決一點。我該清清楚楚地說「是」或「不」，讓彭比拉斯帶他的女孩進來。我該消除這一切猶豫不決之念。就是現在，她也在等我去替她決定；假如我一清二楚地說出，就使違背她的意思，她也用不着費多大工夫，就可以改變她自己的主張了。我們這一家總有法子可以接受這位新人，事情也會夠順序地進行下去的。』他想要微笑着向她走過去，提出說，雖然家庭破裂，但是在六十的歲數上，他們已經有權利可以保持甯靜了；但是他預先看出她的自尊心，是不肯這樣遷就的，於是他繼續在花園中往來踱着。

蘇士脫塔委實不希望西摩跟她說話。她腦中充滿着一種說到男人的愚笨固執的長嘆聲。祇有女人才有先見之明，能看出這種婚姻的種種害處。當這亞力山大女人初來時，思量到所能發生的一切危險的，也是女人；現在要命令她，勃黎諾

斯首屈一指的主婦，去接受那瓦解的移民團中的末了一位殘餘人物到她家裏來。她曾經預期着做婆婆與祖母的豐美滿足的生活，雖然她所預期的，是一個幻想的媳婦。她曉得一個希臘的『家』，是防止東方禮俗，經濟動搖，與政治混亂潮流的隄岸。任何人所能期望的最高點，是做島上一個家庭裏的一員，生與死在一個農場上，被尊敬，謹慎而秘密地度富貴生活；一個家庭，回溯到過去，像生苦的殯甕所能記載的那麼長久，伸展到未來，像理想所能達到的那麼悠遠，那就是說，伸展到我們子孫的時代。社會就是相像。她對自己重複着說這些話，在她忿怒與自憐的波浪下——雖然大部份時間，她於丈夫與兒子的敬畏中站着——她所有優美的特性，都消滅了，她美麗的眼睛，變成嚴酷的了，因為三天以來，她的眼中充盈着她內心獨白的憤怒之淚。

過了一長段時間之後，西摩停止走動了，他以敬服的猶豫走近她，她奮然站了起來，努力喘氣，因興奮而戰慄着，經過他面前，走到屋子裏去。

最後，彭比拉斯站了起來，把他那件羊毛邊的外套投在肩上，慢慢地沉默地走過天井中的小花園，穿過農場的外門。他因飢餓與憂鬱而感到心緒怪混亂的。他停了一會，凝視着前面漸高的山邊，和上面銀色的橄欖樹。那些橄欖樹在他眼中，似乎是在平穩地跳動着，似乎整個大地和天都着了火，在蒼白遲緩的銀色火焰中燃燒着，整個大地和天，不會化成灰燼，可是不斷地在無數的火焰中燃燒着。當他在凝睇着這安靜的火災時，他發覺在右方深沉的陰影中，有兩個朦朧的影子，靠着門柱。格莉茜蘭的頰靠在石柱上，柔聲向屋內祈禱着，美茜絲在她身邊，心神迷亂，無法可施，站着苦勸她的女主人回家，離開這凶兆的夜露和月亮的寒光。

當格莉茜蘭看見彭比拉斯站在路中，認出了她的時候，她羞怯地縮回美茜絲的臂中了；可是她慢慢地定了定神，向他伸出一手，她的大眼睛懇切地凝注在他臉上。

美茜絲向她耳語說：『我們得到家裏去，我的鳥兒，我的寶貝。』

『彭比拉斯，』格莉茜蘭說，『救救我！』

他理解了她因他所遭受的極端痛苦，他的心在胸口緊縮了。他莊重地把手指擺在唇上。他不曾微笑，但走近她，以誠懇的保證態度望着她的臉孔，揮手叫她陪美茜絲到城裏去。

格莉茜蘭把前額的披肩向後推，一脚跪在他面前，漫無頭緒地喋喋說：『我愛你。我愛你，彭比拉斯。你答應過要愛我的。我要怎麼辦呢？我將來要怎樣呢？』

彭比拉斯看着美茜絲，再把手指擺在唇上。

『不要做聲，我的親愛的，』她說。『你要曉得他已經發了誓，不能對我們講話了。我們也不可向他說話。看，他要你跟我回家去。』她用手臂攬住格莉茜蘭的腰，於是她們開始慢慢地移步向路上走去。

「他答應過要愛我的，」格莉茜蘭喃喃着，因目中的眼淚而看不清，但是讓美茜絲領她前進。可是走了幾步以後，她轉身了，美茜絲推開，說：『不，不！我想再看他一次。』她把肩巾按着嘴巴一會兒，她的整個靈魂都在她眼中，凝視着他說：『彭比拉斯，不要跟我結婚，假使是不對的話。但不要把我在一邊，不要把我丟得這麼長久。記住克萊茜絲。記住你發現我被男孩們丟石頭那一天。不，不，不要跟我結婚，假如你父親和你母親不願意的話，但是讓我曉得……曉得我還被你愛着。』

最後他點頭微笑了，慢慢地向她揮手。

「他在點了頭，美茜絲！」格莉茜蘭喊道。

『是，我的寶貝。』

『看，美茜絲，他在向我笑着。你看得見嗎？拼命看，美茜絲。』

『看見嗎？現在他在向你揮手了。再向他揮手。』

格莉茜蘭熱切地揮着手，和小孩一樣，直到看不見彭比拉斯。那段回家長程是一條崎嶇不平的石路。格莉茜蘭興奮地談論着那笑容，企圖推測他向她揮手和點頭的準確意義和感情。她們討論着他發誓的重要性，她們概括地談論着發誓的習俗，並且追溯她們所能記得的一切引用警醒的逢會及每次所發生的結果。『一切都會順適的；美茜絲，』她狂熱地重複着說。『你看好了，相信我，一切都會順適的。』但是最後她們都沉默了，在這沉默中，她們的恐懼又襲回來了，同時又感到精疲力竭。當她們回抵家門時，格莉茜蘭停住，緊伸下唇，眼中充滿着恐懼：『一點也沒有希望，』她說。『諸神生氣了，因為有一個時候我以為我是快樂的，以為世界是容易生活的。在那時候，我一點也不明瞭人生的甚麼，我向克萊茜絲說殘忍的話，因為我以為世界是容易生活的。諸神是對的。噢，但願我能夠對克萊茜絲說一會兒話，能夠告訴她說現在我明白她的好意，她的好意了。但是克萊茜絲已經死了！』她轉身向美茜絲，但是在說這些話時，美茜絲已經退開

了，她用雙手的指節槌着前額，跌在門檻上了。

*

*

彭比拉斯繼續向相反的方向走着。他徘徊於山地的草原上，像他整天所做的事，又爬上島的最高點，去凝視着月亮與海。他企圖思想那些不在眼前的事，使他的腦子脫離他的問題的狹窄境地。他想到在那玄妙的流光底下，在從一埠開駛到另一埠的途中的船隻，各從船頭投下兩條汨汨發光的波浪。那是舵手在旅程的安全中發生幻想的時候，回憶他的兒童時代，或計算他的積蓄，彭比拉斯想到全希臘的幾千家，在那裏睡眠中或蘇醒中的人類，永遠在思索着人生問題。『掀開每個屋蓋，』克萊茜絲時常說，『你將發現七個徬徨之心。』他想到克萊茜絲和她的殯殮，並且記得她所給他的奇特訓令，叫他讚美一切生物，甚而讚美黑暗。當他想到她時，他的苦悶，像一片浮雲一樣，從他身上飄開，他心中充滿着震顫的快樂。他也讚美整個人生，因為他看到人生最美滿的天賦，多麼奇妙地從失

敗，殘酷與離別中繁榮起來。克萊茜絲生活於痛苦之中，克萊茜絲死亡於痛苦之中；他父親時常停留在她臉上的思慮的眼光，當他父親自以為沒人注意他時，臉上那副厭煩的表情；格莉茜蘭的羞怯的神秘。在他看來，全世界似乎不是由石頭與樹木與水，也不是由人類與衣裳與肉所組成的，而是像山邊的橄欖樹一樣，被永不熄滅的愛之火焰所燃燒着——一種半有希望，常被譴責，等人家來保證其實實的傷心之愛。但愛情為甚麼這樣令人失望呢，似乎要等着天上的聲音，來宣佈其中珍藏着世界的秘密一樣。月光朦朧而時隱時現，他們就生活於這種光的底下；但是他的心突然向他宣佈一顆太陽將要上昇，而在那顆太陽之前，懦弱與猶豫將要消滅。當他向前躑躅着時，他逐漸明瞭這真理了，他笑了，因為他對於這麼明顯的事情，朦蔽得這麼長久。他向前躑躅着，他的手臂因快樂的感恩而朝天舉着，他一面走一面喊道：『我讚美一切生物，光明的與黑暗的。』

這歡欣最後為疲乏所克服了。當他進入陰暗的寺院時。他看見祭司睡在祭壇

前。祭司張開眼睛一會兒，從臂彎上觀看彭比拉斯把外套鋪在大理石的甬道上，倒在外套上熟睡了。

西摩在晨曦之前，被外天井中尖銳的人聲，和不常聽見的動作聲響所吵醒。在走近的時候，他發現一個老太婆走進門來，大聲呼鬧着，幾個奴隸叫她安靜，趕她回路上去，可是沒用。他認出那老太婆是美茜絲，他做手勢叫傭人們放開她。『甚麼事呢？』他問道。

『我得見彭比拉斯。』

『他不在這兒。』

『在見到他之前我不能走，』她回答着，她的聲音於狂熱的堅持中提高了。

『一條生命全繫於此。我不管我遭遇甚麼事，可是彭比拉斯得知道人家怎樣對待我們。』

西摩泰然說：『我要着人鞭打你；假使你繼續吵鬧，我要把你幽禁三天。』彭比拉斯清晨以後才能見你。』

美茜絲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舉起眼來，憂愁地說：『清晨以後恐怕太遲了，一切都沒希望了。我懇求你讓我現在見他。他要見我的。要是你現在把我趕開，他不會寬恕你。』

『來吧，有甚麼事告訴我，我會幫助你的。』

『不，是你害我們的，現在祇有他能救我們。』

西摩命令奴隸回他們的宿舍去。然後再轉向她說：『我怎樣害你們呢？』

『你不想救我們，』她說。『靈諾的船開到島上來了，我的女主人格莉茜蘭和克萊茜絲的全家，都被賣給他做奴隸了。我們在半夜裏被村中的報訊者叫醒，叫我們把衣服收拾在一起，好到港裏去。格莉茜蘭現在身體不舒服；她不能這樣被窘迫。我自己是穿過一個葡萄園逃出來找彭比拉斯的。這事是你做出來的，因

爲是島上的父老下令把我們賣做奴隸，來償還我們的債務的。』

這是實在的事。他記得他毫無興緻地靜聽大家討論這件事，料想這件事情會經過充分的關照與阻滯，得以把格莉茜蘭從其餘孤苦無依的同伴中隔開。靈諾的船是難得到勃黎諾斯來的，所以島上的父老們，以爲在等這主顧來到之前，他們還得把這一家人供養許多個月。

美茜絲突然想起來了：『他一定是在寺院裏！我怎麼竟會忘記他發過緘默的誓約呢？他一定在那裏！』她轉身，開始走上路去。

『你不可到寺院裏去找他，』西摩嚴厲地說。『我現在和你到港裏去，從靈諾的手中把你的女主人贖回來吧。』

他回到屋裏去拿外套，然後步行到城裏去，美茜絲緊緊地跟在他背後。當他走下曲折的石級，到方場上去時，天色已經漸亮了。他在有條紋的天際，看見靈諾的船桅。靈諾不但是個奴隸商人；他也是一個活動市場。出售外國食品和首飾

與布料。假使遇到一個夠大的島嶼，他就上岸來，開辦一個市集和一班馬戲。現在，在這清晨的寒光中，西摩看得見在甲板上的高起部份，有一棚顏色鮮明的貨攤，一匹用鐵練繫住的熊，一隻猴，兩頭鸚鵡，以及其他靈諾貿易存貨的樣品，包括克萊茜絲一家人。斐洛克利斯被留在岸上，在欄杆邊站了兩小時，向他的同伴發出短促零碎的喊聲。因為他是一個希臘的公民，所以不能被出賣做奴隸，後來要被連送到安多士去的。

西摩和美茜絲走下碼頭的石級，被划到船上去。當他和膚色烏黑，面現微笑的靈諾談判交易的當兒，美茜絲跪在格莉茜蘭面前，把這好運氣告訴她。可是格莉茜蘭並沒從這消息得到甚麼快樂。她坐在亞璧勒辛與非洲黑女當中，在她們一捆捆衣服之間，她疲乏得幾乎不能動顫。『不，』她說，『我要和你們住在這裏。我不願到甚麼地方去。』

西摩走近她們。『我的孩子，』他對格莉茜蘭說，『你現在要跟我來了。』

『對，我的親愛的，』美茜絲附着她的耳朵重複着說，『你得和他同去。一切都會順適的。他要帶你上岸去找彭比拉斯。』

格莉茜蘭依舊低着頭。『我不願意走動。我不願意到甚麼地方去，』她說。

『我是彭比拉斯的父親。你得跟我來，我們會好好地照顧你的。』

最後，她才十分艱難地站了起來。美茜絲扶她到船邊，在那裏和她道別，向她耳語道：『再會，我親愛的人兒。願諸神賜你安樂。我永不能再看見你了，但是我求你記住我，因為我一向愛你。無論在甚麼地方，讓我們懷念我們親愛的克萊茜絲。』

這兩個女人在沉默中互相擁抱着，格莉茜蘭閉着眼睛。最後她說：『我希望我已死掉，美茜絲。我希望我早已跟我親愛的姊姊克萊茜絲一同死掉。』

『你也得跟我們一起來，』西摩對美茜絲說，曾經經驗過更大的可驚可喜之事的她，順服地跟着他走。這一小羣人於沉默中被划到岸上來了。靈諾的槳手鼓

着水，他的顏色鮮明的帆昇起了，於是他的貨物離開這港口，去找別種運命。

當彭比拉斯以敏捷與歡快的步伐走回家時，太陽已經上昇了。他在那裏發現格莉茜蘭在他母親的底護下，安靜地睡着。農場上寂然無聲，因為他母親已經深感做這無家可歸的女子底保護人與看護者的新責任的尊嚴，下令保持完全的安靜了，阿娥坐在門前，眼睛因這新朋友的來臨的驚異與快樂而圓睜着。西摩已到棧房裏去，當他回來時，他因為極度的快樂，低着眼睛走動着，為他抑制的天性所驅迫，他裝做好像沒甚麼事情發生的樣子。

在接下的兩天裏，他們的思想都集中在這女子睡臥的房間裏，他們的心都因為格莉茜蘭的美麗與羞怯所給他們的印象而改變了。除了彭比拉斯以外，西摩似乎最能了解她的沉默，也為她所了解；在他們之間，產生了非言語所能表白的友誼。但是，在第三天中午，格莉茜蘭的痛楚開始了，而在近日暮時分，母子倆都死了。

在許多個月的苦旱之後，那晚開始下雨了。在起初是慢慢地，雨開始穩定地下遍全希臘，雨的大幕懸掛於平原上；在山上，雨化成雪下着，在海中，雨在水面印下數不清遂生遂滅的印痕。大部份居民都熟睡着，但這望眼欲穿的雨之安慰，鑽進他們睡眠時的心境中了。雨落在陳列於陰影中的殯甕上，蘇醒的人，生病的人，臨死的人，都聽見頭幾點大滴的雨，降落在他們頭上的屋頂。彭比拉斯醒臥着，臉孔向下，頰靠在手背上。他聽見頭幾點大滴的雨降落在他頭上的屋頂，他曉得離他不遠的父親和母親，也聽見的。他自己一直在重溫着克萊茜絲的話，加上他的格莉茜蘭臨終時所說的斷斷續續的話：『不要悲傷，不要畏懼，』他記得她無力地把眼珠轉到一邊，指明她的孩子，說：『無論我們在那兒，我們是屬於你的。』他於驚異中質問着自己，他前幾晚的快樂與勝利，到底在那裏呢？他以前怎麼會這麼信任人生之美呢？於是克萊茜絲的一些話，回到他的腦中來了，他想起她怎樣撫摩一位因喪妹而缺席後又回來的賓客的手，她怎樣低聲向

他說話，爲的是要叫其他從未遭遇死亡的賓客不至受窘：『你以前曾經與她一同歡樂；你歡樂時的心之堅信是和你悲傷時的心之堅信一樣真確的，不要懷疑。』彭比拉斯曉得在接下的幾晚，他得從過去這些片段中，收集充分的力量，不但是爲自己，也是爲那些別人，——這些現在這樣迷惑地轉向他的人，他們的目光，想從他臉上看出有甚麼消息從勇氣與希望的最後泉源中出來，可以生活下去，可依以爲生。但是在迷亂與垂頭喪氣中，他重複說：『我讚美一切生物，光明的與黑暗的。』

舵工在海面上被大雨淋着，牧人在高草原上轉身，把外套拉緊一點。在山上，那久乾的水道又開始注滿了，從上向下傾流，在路上和石頭激戰着的水聲，充滿山峽。可是明亮的月兒從雲海後面昇起了，照着意大利及其火山。在東方，星恬靜地照着不久就要被稱爲『聖』之地，照着那時候已在準備其可貴的使命之地。

附

錄

原书空白页

中英名稱對照表

- Achilles** (34).....亞奇利斯，爲古希臘之勇士。
- Aesculapius**(65) 亞士克拉比亞斯，希臘神話中的醫神，爲亞波羅之子。
- Alcestis** (50).....阿爾茜士蒂絲係希臘稗史中Thessaly王 Admetus之妻，曾代夫死，爲Hercule自冥府中攙回。
- Alcestis, The**(34)阿爾茜士蒂絲，劇名。
- Alexandria** (5) 亞力山大，爲埃及城名。
- Andria** (V).....安特利亞，托蘭士所著之喜劇。
- Andrian**(5).....安多士人或安多士的。
- Andros** (5).....安多士，愛琴海中小島名。
- Apollo** (50).....亞波羅，爲希臘神話中之日輪，音樂，詩，醫療，預言等之神，爲醫神亞士克拉比亞斯之父。
- Apraxine** (47).....亞璧勒辛，克萊茜絲屋中一高大跛足女人。
- Arches** (14)亞奇斯，爲安多士人，克萊茜絲之父。
- Argo** (41).....阿娥，西摩之女，彭比拉斯之妹。
- Aristophanes**(33)亞理斯多芬，爲希臘喜劇詩人。

- Athena (49)雅典娜，希臘神話中司智慧，學術，技藝，戰爭之女神。
- Atlas (1)亞特拉斯山，在非洲西北端。
- Attic (6)阿提加的，Attica 爲古希臘之一州。
- Britain (52)不列顛，即英國。
- Brynians (26)勃黎諾斯人。
- Brynos (1)勃黎諾斯，爲希臘一小島。
- Carthage (52)迦太基，北非地名。
- Chremes (2)克林美斯，斐南明娜之父。
- Chrysis (6)克萊茜絲，安多士人亞奇斯之女兒，爲一希臘藝妓。
- Cloud, The (33)雲，爲亞理斯多芬著作之劇名。
- Corinth (6)科林士，古希臘城名。
- Cyclades (52)昔加拉底，愛琴海中羣島總名。
- Douro (80)都羅，西摩鄰人名。
- Euripides (49)幼里披底，爲古希臘悲劇詩人。
- Gibraltar (1)直布羅陀，大西洋與地中海間之海峽。
- Glycerium (41)格莉茜蘭，安多士人克萊茜絲之妹。
- Hector (34)赫克杜，荷馬所著 “Iliad” 中 Priam 之子，Andronache 之夫，爲 Troy 人中最勇敢者。

- Hercule (52).....赫丘爾，爲直布羅陀海峽兩岸之巖。
- Homer (34).....荷馬，爲希臘詩聖。
- Ion (67).....埃安，爲希臘劇名，幼里披底所作。亦爲該劇劇中人名。
- Leno (98)¹.....靈諾，爲往來於地中海各島間之奴隸商人。
- Medea(30).....美蒂亞，爲希臘劇中之人名。
- Menander (IX).....美南特 (343/2—291/0 B.C.) 爲雅典某富戶之子，希臘新喜劇時期之主要詩人。
- Mysis (11).....美茜絲，爲克萊茜絲及格莉茜蘭之老女僕。
- Neapolitan Gulf (1)那不勒斯灣，在意大利 Naples 附近。
- Niceratus (29).....尼索勒塔斯，爲克萊茜絲賓客中之一人。
- Oedipus At Colonus(34)奧利帕斯在哥倫納斯，爲希臘劇名。
- Olympians(48).....聖谷上的諸神。相傳 Olympia 山爲希臘諸神集居之地。
- Pamphilus(3).....彭比拉斯，爲西摩長子。
- Pan(36).....爲希臘獵神。
- Phaedra (30).....斐特拉，爲希臘劇中人名。
- Phaedrus (34).....斐特魯斯，爲柏拉圖劇名及劇中人名。
- Philocles (13).....斐洛克里斯，爲克萊茜絲之友，初爲名船長，後發瘋。

- Philumena(3)----斐南明娜，爲克林美斯之女，彭比拉斯之未婚妻。
- Plato (34)-----柏拉圖，爲希臘名哲學家。
- Poseidon (48) ----波西頓，爲希臘神話中之海神。
- Priam(34)-----勃利庵，爲希臘神話中 Troy 之末王，係 Hecuba 之夫，Hector, Paris 及 Helenus 之父，後於 Troy 劫掠中爲 Neoptolemus 所殺。
- Priest of Aesculpius And Apollo, The(10) 亞士克拉比亞斯與亞波羅寺院之祭司。
- Sicily (52)-----西西利，地中海意大利以南島名。
- Simon (2) -----西摩，爲彭比拉斯及阿娥之父。
- Socrates(35)-----蘇格拉底，爲希臘名哲學家。
- Sostratus (81)----蘇士脫塔，爲西摩之妻，彭比拉斯及阿娥之母。
- Tanagran (25)----坦那格拉的，按坦那格拉係希臘古城名。
- Torrence (V) ----托蘭士，喜劇家。
- Tyrian(52—53)----太爾人的，古 Tyre 人，爲一種紫色種人。
- Ulysses (49)-----渥利西斯，希臘神話中 Ithaca 之王，爲荷馬所作 “Odyssey” 之主角。
- Zeus (19) -----宙司，爲希臘神話中諸神之王。